

# 世界文學名著

## 寂寞的人們

霍普德曼著  
鍾國仁譯

LONELY LIVES

By

GERHART HAUPTMANN

Translated 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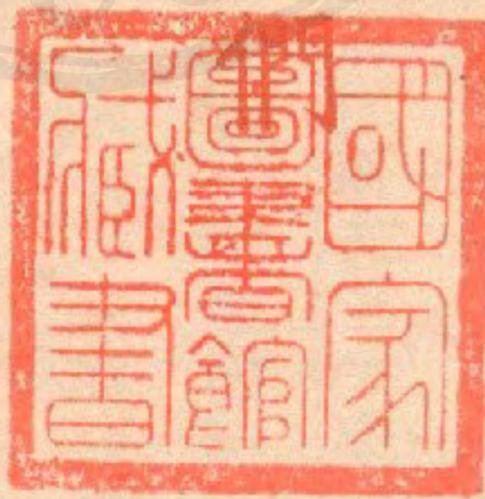
CHUNG KUO JEN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寂寞的人

世界文學名著





## 霍普德曼小傳

霍普德曼(Gerhart Hauptmann)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於西勒西亞(Silesia)。

他幼時氣概軒昂，但是因富於感情而且好惡作劇，所以村中目爲最暴亂的人。畢業鄉村小學後就轉入了實科中學，作文與圖畫的成績雖好，但別種學科皆劣等，尤以數學爲最不得意。因此絕望於學業而有志於雕刻家，十八歲之秋就入了伯勒拉斯夫王立美術學校，不久又因與一教師衝突，命休學十一星期。他底文才在此時已經表現出來了。作戲曲印格波爾及敘事詩等甚多。教師知道他不適於學美術，特別商議的結果，使他入耶拿大學底歷史科。

他開始還熱心聽講，然而漸漸失了興趣，因到地中海去旅行。這次旅行非常地對於他底詩思有幫助。繼游羅馬、多列斯典，至二十二歲時與瑪麗結婚。

他在一所劇場裏學戲曲論與朗讀法也是這個時代。他後來往往朗讀自作，而對於聽衆得給以潑刺的印象，也說是這種演劇術練習的賜物。二十二歲時，來阿伯爾組織澈底會，開始作新

文學底運動，他屢屢加入其會合，其創立一週年紀念祭也是在他家裏開的。

他這時與信奉進化論的社會主義文人拍爾奚、伊勒等結交，共同討論左拉、易卜生、托爾斯泰，並研究馬克斯、穆勒爾的著作及宗教史而得知基督教底社會的性質。他底興味從造形美術漸漸地接近於文學方面來了。

二十七歲時（一八八九年）出戲曲日出之前。這作品在柏林的自由劇場排演，他就以無名作家哄動了全社會。從此平和祭、寂寞的人們、織工、海狸底毛皮、哈勒底昇天、沈鍾等作品出了世，遂一躍而為戲壇的巨匠。然這多幸的劇作家的家庭，在這時發生了一朵暗雲，就是他與瑪麗夫人離別而另與一個女優瑪爾奚克結了婚。由是卜居於亞格勒典特夫底新築的邸宅。

他的傑作除前舉外，尚有短篇：使徒、轉轍員特爾；長篇：自稱基督愛曼奴克因特；韻文詩劇：與特梭士底弓；戲曲：愛爾額、牧歌、赤鷄、運貨車夫亨塞爾、畢伯跳舞了、鼠等及感想錄希臘之春等。

一九一二年他得了諾貝爾獎金。

875.53

8655-

登場人物

華克拉

華克拉夫人

約翰華克拉

克端華克拉

勃朗

安那馬爾小姐

哥林牧師

麗曼夫人

登場人物



國家圖書館



001708385

僕人

本劇的動作發生在柏林近郊的斐列特利希地方一家鄉村人家內，花園圍着房子，有路直達黑格爾斯小湖。

全五幕的佈景都是一樣。

一間陳設很安適的大房子，是把牠作食堂和客堂用的。一座矮小的鋼琴；一個書架，書架的兩邊掛着一些近代科學家（也有神學家在內）的像片與雕像。其中有海格爾與達爾文。其他的圖畫都是從加羅爾斯斐爾特的畫集上翻印出來的。左壁有一扇門通約翰華克拉的書房。右壁有兩扇門，其中右邊的一扇通寢室，另外一扇通前廳。

背後有兩扇弓形的窗戶和一扇玻璃門，可以看見走廊、花園、湖、與墨吉爾山岡。

時代：現代。

## 第一幕

舞臺空虛着，從半開着門的書房裏傳出牧師宣教的聲音。幾秒鐘後，這種聲音停止了。在風琴上奏出的『合奏曲』的音調，可以聽到。

在『合奏曲』的第一節內，門大開了。華克拉夫人、克端華克拉、與抱着穿長袍的嬰孩的奶媽，大家都穿着過節的服裝。

華克拉夫人，中年婦人的模樣，年齡在五六十之間。黑的絲織衣，前髮分開。克端，二十一歲，中等而且苗條的身材，面皮中間蒼白而透着微黑，態度溫和。正在病體復原的時期。（扯着她媳婦的手，撫弄着。）唔！克端，他所說的話，不是很美麗嗎？

華夫人

（克端勉強地笑着，機械地點着頭，轉望着小孩。）

奶媽

好孩子！好孩子！（她把他在手臂中搖着。）現在他要睡了。他是——嘻嘻嘻嘻！他再沒有什麼話對人家說了。（她拿開擾亂他睡覺的飄帶。）啊啊！睡呀！小鴨子，睡呀！（抵着

嘴唇哼着『睡呀，孩子，睡呀！』的曲調。但是這小人對牧師做出那樣狡猾的臉嘴——像這樣！（摹倣他）哈哈！一直到尿來了，哈哈！他太乖巧了！（唱着）『囡囡呀！囡囡呀！在那樹尖上！』哈哈！後來他又怎樣地怒喊呵——哦！哦！哦！睡呵！孩子，睡呵！（用她的脚踏着拍子。）

（克端像有神經病似的笑着。）

華夫人 看呵！克端！怎樣有趣！這小傢伙的睫毛怎樣長而美麗呵！

奶媽 哈哈！這些眼毛是從他媽媽那邊得來的。睡呵！孩子……他們都是整齊的邊緣。

華夫人 這是實在的。克端——他完全像他的母親呢！

（克端用力搖着她的頭表示不以爲然。）

華夫人 他真像呢。

克端 （勉強說着）但是，親愛的媽媽，那完全不是我所希冀的呢。他不致於像我，我——

（她不說下去了。）

華夫人（有意轉向談話的方向。）他是一個很健全的孩子。

奶媽 一個好孩子。

華夫人 看這小拳頭啦，克端。

奶媽 小拳頭如像——如像一個哥力士（Goliath）。

克端（吻着小孩）他有美麗而廣闊的胸脯，媽媽，他不是有嗎？

奶媽 讓我來回答，太太——他像個大將軍呢。唏！唏！將來他可以力敵五人！

華夫人 得了！得了！奶媽。（她和克端同時笑着。）

奶媽 並且他還更有健全的血液呢，唏！唏！血液是生命，你是知道的，唏！唏！（一邊唱着）囹囹

呵！來！——來！我們去——了，去——了——再會唏！唏！睡呵！孩子……（退入寢室。）

華夫人（奶媽退出後把門關了，轉過身來輕輕地搖着她的頭並且笑着。）這樣的一個婆子！

但是她是頭等的奶媽，克端，我很快樂你有這種好的運氣哩。

克端 一個大將軍——好好！（她笑了。她的笑聲變成神經病態，到後面簡直到流淚了。）

華夫人（吃驚狀）克端——克端！

（克端竭力克制着。）

華夫人（抱着克端。）我的小克端！

克端沒有——沒有什麼關係。

華夫人但是我知道一定有這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因為你還沒有恢復你的體力哩。來躺幾分鐘罷。

克端我——我現在很好呀！媽媽！

華夫人但是不論怎樣，你還是來躺躺罷。

克端不用着！況且現在正當午飯的時候哩。

華夫人（在放着餅乾和酒的桌上，斟出一杯酒來。）那，無論如何喝一點酒罷，只嘗一點兒！這是很好而且又甜蜜的酒呢。

（克端飲酒。）

華夫人 這很可以給你一點力量，不是嗎？你常常在想些什麼，我親愛的孩子？你必須自己保重

——只求目前的安慰，不要自尋煩惱，——一切事情將來都不會有問題發生的。現在孩子是來了，一切事情都將變樣。約翰也將重新安定下來……

克端 喲！媽媽！只要他能够！

華夫人 想一想當這孩子生下來的時候他的快活！他常常為孩子們發狂。你可以確定。常常是

這樣的，沒有孩子的結婚還彀不上是半結婚——簡直不能算做結婚。我怎樣為你們祈禱上帝求她賜一個孩子給你們倆呵！我常想起我們從前……爸爸和我，已經挨過四個沒有孩子的年頭了。那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呵！後來上帝聽到了我們的祈禱，把約翰賜給了我們。直到那時，克端！我們纔正式地開始生活了！只要等到最初三個月過去，你就可以感到你的孩子給你的快樂是怎樣了。是的，是的！克端！你是一個幸運的婦人；你有了孩子，你有愛你的丈夫，你又不缺少穿的吃的；你還要什麼呢？

克端 我敢說這是愚蠢。是的，這是我可以確定的。我真無常常自尋苦惱的必要。

華夫人 你一定不要和我生氣，克端，但是——但是你將要有更多，更多的安慰——如其……當我很悶煩的時候，我就禱告，誠心地禱告，把我所有的憂念交給我們親愛的天父，這樣我的擔負就輕鬆了。衷心就覺得一種愉快……不，不！不論那些有知識的人怎樣說，在我——天上是有上帝的，克端——一個忠實的天父；你是可以認得清楚的。沒有教派的男子自然是壞透了；但是一個婦人沒有教派……不要和我生氣，克端！只有這幾句話，只有這幾句話！我不再去說牠了，我已經禱告得這樣多了。我每天都禱告；上帝將答應我的祈禱的；我知道他一定要答應的。親愛的，你們倆都已經是好人了。他將使你們都做他的孩子。（她吻着她的媳婦。『合奏曲』終止了。）親愛的，親愛的！我現在連我自己都忘了。

克端 只要我稍微再強健一點，親愛的媽媽！我不忍懶懶地坐着看你做苦工呢！

華夫人 （立在通前廳的門前。）你爲什麼說這種無意義的話？現在是休息的時候呀，等你身體全好了之後，我也會懶懶地坐着而你却替我做苦工哩！（出）

（當克端要到寢室裏去時，勃朗從行洗禮的書房裏走進來。）

勃朗年二十六歲；蒼白的臉；疲倦的表情；深凹的眼睛；細長身材；柔和的八字鬚；剪得很短的頭髮；服裝雖很時髦，可是差不多很破舊了。他的態度很是冷淡，不自滿足，而且脾氣不大好。

勃朗 好了！（立着，從他的煙盒裏取出雪茄。）無論怎樣，事情可是完了！

克端 你有那樣的耐性好極了，勃朗先生。

勃朗 （燃着他的雪茄。）我應該當更好的差使——繪畫。哼！爲了這樣一件無聊的事，費這大的手脚！

克端 我敢說你會設法補償你失去的時間的。

勃朗 是的。我們都是懶東西。我很知道。（在桌上坐下）不過洗禮究竟還有一點意義！你留心過約翰嗎？

勃朗 （急切地說）你是說，他異常地不安定！我時時恐怕有什麼事要發生；有一次我正想

着，他却真的要打斷牧師的話頭了。但是你能想像出這樣一個胡說的清醒着的人嗎？  
喲！勃朗先生！

克端

勃朗

你是知道的，約翰夫人！除了那一點，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了。也許我將來要畫這麼一張圖，真是難得的題材呀！

克端

勃朗

你是說的實話嗎，勃朗先生？

那張圖畫畫好了之後，牠將噴出舊日的芳香，——一種萊因的酒、餅乾、鼻煙與蠟燭的混合物。你得知道，一種……牠將產生一種有趣的浮動的感情，一種青春的陶醉……

（約翰從書房入：二十八歲；中等身材；漂亮地，聰明的臉面；遊戲狀態的表情，一切不安定的動作；無疵可尋的服裝——粗裝，白領帶與手套。他嘆息着，脫去他的手套。）

勃朗

好，你很受感化罷？

約翰

不能說我沒有。中飯怎樣了，克端？

克端

（遲疑狀）我想把牠擺設在走廊上。

約翰 你說什麼？放在外邊嗎？

克端 (膽怯狀) 你不情願嗎？我想……

約翰 克端！好好地，不要像這樣，似乎我把你嚇怕了！似乎我要把你吞下去！我不願意那樣。

克端 (勉強堅決地說) 我已經把牠擺在走廊上了。

約翰 對呀！自然在外面很好！我差不多是一個妖怪了！

勃朗 (囁嚅着) 得哪！別那樣嚕哩嚕囉了！

約翰 (很高興地用手臂抱着克端) 這是千真萬確的，克端。照你的行動似乎以我是一個暴君。是第二『彼得叔父』或者是那一類的人。你必須要設法打脫這種習慣。

克端 但是有的時候你要發氣呢。約翰……

約翰 如果我有什麼嗎？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你用我對你的還對我好了！防禦你自己！我對我自己的天性是無法幫助的。你不要再讓人家蹂躪了。我最反對的是你的忍耐，如聖母那樣的人……

克端 啊呀，約翰！不要不爲了這一點什麼這樣興奮，這是不值得一說的。

約翰 （興奮狀）呵呵！呵呵！那你就大錯了。我並不興奮呀！一點也不。人家以爲我常常容易興

奮，我真有點莫明其妙。（勃朗將要發言）不錯！你們都比知道得多。好！我們還是換一

個問題談罷……（嘆息）好好！好好！

勃朗 這種嘆息，真有點令人生厭。

約翰 （他手捧着胸，他的臉因痛苦而扭縮着。）哦！哦！

勃朗 怎樣了？

約翰 沒有什麼！還是那老毛病——胸膈間感到劍刺一般的痛。

勃朗 回刺過去好了，約翰。

約翰 這倒不錯，我的兒，但是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喲！喲！

克端 你不要那樣煩躁，約翰我親愛的。這並不要緊呀。

約翰 你忘記我會患過兩次肺炎。

勃朗 那兩個人自稱是兵士——想當一個常備兵的軍官呢！

約翰 當了軍官能够拿到多少？

勃朗 又發老毛病了！不要說這些無聊的話！要找一點東西來吃！這是梗在你喉頭的說法。

約翰 老實說，勃朗……你對於洗禮的意見……我對牠的意見你是知道的，當然不是從基

督教立腳點上看去的。可是牠還是被許多人當做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呢。

勃朗 但是不是被我。

約翰 我知道。也不是被我，正和你一樣。但是你對於儀式當然還有一點尊敬心的……

勃朗 什麼尊敬不尊敬！

約翰 我只希望你稍微有一點。

勃朗 是的，你還希望人家尊敬路上絆腳的石子與竹竿哩！完全是感情作用！

約翰 對不起，勃朗，但是我——也許他日我可以從你那裏得到比今日更好的教訓。（從通

達走廊的門出，在那裏可以看見他練習着瑞典式的體操。勃朗立起，很不好意思似的

無目的地笑着。）

克端（起立）你觸犯他，勃朗先生。

勃朗（帶着不好意思的笑臉，突然地說。）沒有辦法，我對於一切的妥協都痛恨的。

克端（略頓後）你錯怪了他。

勃朗何以？

克端我不能告訴你……我不能表現我要說的。但是無論如何……約翰是誠懇的。

勃朗我很想曉得，從幾時起他又這樣容易發怒了？

克端自從我們安排行洗禮以來，他總是這樣。我那時正高興着……他呢，却完全為那件事顛倒了。其實，那不過是一種形式罷了。我們為什麼僅只為了那一點要使老父母異常難堪呢？……不，自然不。試想這些虔敬嚴謹的正教的人，你自己一定也要看那些是沒有法子的事啊。勃朗先生。

約翰（開了玻璃門，向裏面喊。）好人，我那時脾氣太不好了。高興些！我現在又都好了。

勃朗

傻子（略頓。）

克端

他有的時候真是容易動感情，可憐的約翰！（略頓。）

華克拉

（華克拉與哥林牧師從書房入。華克拉年約六十歲以上，灰髮，紅鬚，雀斑的臉與手，堅強而且廣肩，傾向於臃腫的樣子，他已經開始曲背了，並且用慢步走着路。充滿着慈愛與友誼。快樂的，簡單的，樂天的氣官。哥林牧師，七十三歲的老人；戴着頭巾，吸着鼻煙。）

（攜牧師入內，用柔和而又略帶些嗔聲說。）多謝，多謝，我親愛的先生！多謝你的吉慶話。牠們簡直是我的靈魂的清涼散，是的，是的！這裏是我親愛的小媳婦！（走到克端身邊擁抱她並且真誠地吻着她。）我的親愛的，親愛的克端，恭賀你！恭賀你！（吻）再來一次，因為他的偉大的善良，是的，那是上帝有的。——是的，在他把自己顯示給我們的無盡的善良中。（接吻）他的慈悲與善良是無限的。現在他將要，是的……現在將要把這小的安置在他父親般的，是——父親般的保護之下了。是的，是的！（對勃朗）勃朗先生，讓我也來和你握握手。（約翰又入內，華克拉上前迎着他。）這就是我愛兒約

翰！（接吻，真誠地擁抱。在過度的熱狂中半笑起來了。）我在你們的幸福中感到幸福了。我真快活。我只是愁感謝上帝的不足，是的，是的！

哥林 （微顫，氣促；莊嚴地和克端握手。）願上帝多多賜福給你們！（握約翰手）願上帝多多賜福給你們！

華克拉 現在，我摯愛的先生，我們可以奉獻一點東西給你嗎？——什麼！你不要什麼嗎？

約翰 至少喝一杯酒，先生。我就去拿一瓶新鮮的酒來。

哥林 不要因為我而使你們不安；我請求你們，不要。

約翰 你歡喜健胃酒還是……

哥林 在我都是一樣，都是一樣。但是——我請求你們——不要因為我而使你們自己不安。（約翰出）我必須……

（他尋找着那放在門旁的衣架上的帽子、外衣、長的包頭巾。）

華克拉 你準備走，哥林先生？

哥林 我非得走不可，華克拉先生！我的說教，你是知道的。明天誰替我說呢？（勃朗替牧師拿着外衣，預備他穿。）

哥林 （伸手入袖內）謝謝你，年青人！

克端 你不相信我們嗎？哥林先生！你不肯在我們這裏便飯嗎？

哥林 （戴着他的頭巾）這是你的盛意，——盛意，華克拉夫人！但是……

華克拉 親愛的師父，你必須答應給我們這一點快樂。

哥林 （遲疑地）但是你知道——你知道……

華克拉 如其我們大家都挽留你。

哥林 那末，我明天要禱告上帝的聖言怎麼辦呢？！禱告，你們知道，——明天——上帝的話。（約翰再入，斟了幾杯酒。）

華克拉 （取了一杯在敬人之前先嚐一下。）暫時……你不至於拒絕我們同你同飲一杯酒的快樂罷。

哥林 (從華克拉手裏接了杯子) 不——我不至於那樣做——你們知道好，這杯酒祝賀

那好孩子的健康，(大家碰杯。) 希望他的一生做一個好的忠實的上帝の子孫!

華克拉 (幽靜地) 上帝允許牠!

約翰 (拿一枝雪茄敬牧師。) 你吸煙嗎，先生?

哥林 多謝，我吸的!(取雪茄，截去了根。) 多謝!(從約翰的雪茄上燃着。) 普普(很困難地抽

着，最後燃着了，向四周望。) 這是一間怎樣美麗的房間，普普——這樣好的味道!(他起初略瞥着許多圖畫，後來更細細地考察牠們。在約伯和天使爭鬪的雕像前他停住了。) 我——我不願讓——你去——普普除非你賜福了我。(用滿足的語調自言自語地說着。)

克端 (略有不安適狀) 親愛的爸爸，你不以為——現在在花園裏要舒服得多呢，比在屋子裏還要溫暖些。如果你和哥林先生歡喜……我很容易地把盤子端出去。

哥林 (已經走到書架旁邊科學家照片面前了。) 一個混合的團體——普普——這都是

你的老教授嗎？華克拉博士！

約翰（略覺不好意思。）是的，先生，他們……這就是……自然地，除了達爾文。

哥林 達爾文？達爾文？——達爾文！是的，是的，哼！你知道！（他拼着音）Ernst-Haeckel。

也是他的親筆，一點也不少！普普（略帶譏刺）所以他是你的教師中的一個？

約翰（很敏捷地差不多很熱烈的說。）是的，這是我可以自傲的，哥林先生……

華克拉 我的媳婦說的不錯，哥林先生。外面要溫暖得多。如果這個於你沒有什麼分別，我就把

酒和我們的酒杯端到外面去罷。

哥林 自然！——普普！——自然，自然，——普普！祇是幾分鐘，你知道——僅只幾分鐘（和華

克拉出，似乎話頭被衝斷了。）人，華克拉先生，人，你知道——普普！——不再是上帝

的肖像，你知道，那猴子，你知道——普普！——我是說，依照自然科學的結論……

（走到外面的走廊上，從那裏兩位紳士，很興奮地指手畫腳地到花園裏去了。勃朗自

己笑着。）

約翰 你笑什麼？

勃朗 什麼，我因為我很覺得有趣。

約翰 很覺得有趣？

勃朗 是的。什麼理由我不應該笑？

約翰 全沒有一點也沒有！（他來來往往走着，嘆息着，並且忽然間對將要離開的克端說。）

我怕我自己太強烈了一點。

克端 我想是的。

（聳肩。）好呀！都是好人！這是他們自己的錯處。我不能忍耐了，什麼事都有個譜的。如果他們要激惱我……

克端 並沒有什麼很壞的事哪！

約翰 那不是嗎？

克端 倘若他沒有注意到牠，我並不覺得可怪。

約翰（來往地走着，搔着他的頭。）可是他還是使我覺得不舒服。

克端 唔！常常有使你惱怒的事情喲！約翰。

約翰（忽然地發怒了。）惡魔！他們非管着我嗎？最好他們做事不要過分，不然——只要我的耐心一走……

勃朗 不要發氣！

約翰（轉向勃朗。）至於你，不過是一個誇張的人；思想的誇張者，那就是你和你的朋友——一點也不過分！我情願知道，把真理告訴老年人有什麼好處？當你那稱說時，勃朗，你立刻醫好了我的不快。我立刻看到為這種人所煩擾是怎樣的穢氣呵。這似乎因為菠蘿密生刺針而不生葉子而煩惱一樣。一個人必須要客觀的，孩子！

勃朗 在科學上也許這樣，但不是人生。

約翰 朋友！朋友！我討厭這東西……討厭……討厭……你不知怎樣地討厭！（用力蹬着地板。）

勃朗（從他向來立着的火爐那邊走近桌旁，把他吸剩的雪茄放在灰盤裏。）你以為我不

是這樣嗎？也常常是這樣呢！但是永遠爲這個而嘆息痛恨，我覺得還是去死的好！

（更變情調笑了。）來來！爲了上帝的緣故不要這樣興奮。永遠地嘆息痛恨是沒有這回事的。偶然地嘆息，沒有什麼害處。這不過是一種喘氣而已。不——我的人生觀決不像你那樣黑暗，我並不在破產的路上走得像那麼遠。

可能的。

你不是自以爲是一個模型的人物嗎？

一點也不這樣。

呵！破產，破產！什麼叫做破產？你不比我更加破產。我現在只願意不至破壞家父與牧師的快樂。

（擁抱約翰。）親愛的約翰！振作些，振作些！

並且我的工作也正壓迫着我的心。自從我擱筆以來又兩星期了。

你是一個弱者！你自己不承認這是怎樣地可憐去……

約翰 (沒有聽到) 什麼?

勃朗 下雨是濕的，下雪是白的，起風是吹動的。

約翰 傻子!

克端 高興一些，約翰! 想想我們的小腓力! 我們若將大家都關在這裏安生地過這一個冬天，

那時你就會看到你的作品怎樣順利地做下去。

約翰 我已寫完第四章了，勃，你知道嗎?

勃朗 (很不留意似的。) 真的嗎?

約翰 看看這部原稿! 引用的參考書的目錄已經佔了十二頁。不像部傑作嗎? 我預先告訴你，牠將震動一般人的腦筋哩!

勃朗 無疑的。

約翰 譬如這裏，(他翻着他的原稿來。) 這裏我攻擊杜巴萊蒙 (Du Bois-Reymond)。

勃朗 我說，約翰，現在我請你不要讀給我聽，我的脾氣這時正不好呢……隔幾時罷。

約翰 （消沈地）不，不，自然不！我並不想。我……

克端 況且中飯已經預備好了。

約翰 不，自然不！我從不想那樣；我不過——呵呵！（嘆息着，把他的原稿本放進書架裏。）

克端 振作些，約翰，振作些！

約翰 我很快樂，克端！

克端 不，約翰，你從前是快樂的，可是現在却不了。

約翰 只要在這樣廣大的世界上找到一個留心我的人！我的要求並不奢。對於我的作品一

點點地賞識，一點點地了解！

克端 你應該寧靜些。約翰，不要自己苦惱自己，要有忍耐的心情。你不久就有他們賞識你的

時期到來呢！

約翰 但是現在呢？你以為這是容易的嗎？完全沒有贊助……你以為一個男子能夠無定期

地忍受那個嗎？

克端 是的，我是這樣的想。來，約翰！當你被你太多思想所困惱的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脫離

牠們。來看看小腓力。他是那樣甜蜜的當他睡着的時候。他常常這樣睡，（摸着他的膀臂的地位。）握緊他的小拳頭。他太有趣了。來啊！

約翰 （向勃朗）你也來嗎？

勃朗 不來，約翰，我對於小孩子沒有興趣，我要到花園裏去走一轉。

（從走廊門出。）

約翰 怪人！

克端 （輕輕地開着房門。）你還不知道他是怎樣的甜蜜哩！不要做聲，靜些！（兩人攜手顛腳同進去。）

（華克拉夫人和女僕在走廊鋪着飯桌。磁器落地與破碎聲可以聽到，忽然一聲尖銳的喊聲，女僕衝進屋內——從走廊門向前廳，華克拉夫人跟在後面責罵着她。）

華夫人 這真是太好了！明娜沒有一天你不打破東西的！還有那美麗的五味蛋黃汁！（女僕逃

出。）這種事不能再在我們屋內發生了，我要教導，教導這些女孩子們！

約翰（聽了聲音從寢室內出。）什麼事？媽。（抱着她，安慰她。）安靜些，現在安靜些，無論如何請不要發氣。

克端（略開着門）什麼事？

約翰沒有事，沒有一點兒事。

（克端縮回她的頭。）

華夫人只要聽他說的吧！沒有一點兒事，真的！她打破了一個值十先令的碟子。沒有事！還有那美麗的五味蛋黃汁！好的……

約翰媽媽！媽媽！我們沒有五味蛋黃汁也一樣地好過。

華夫人不，不，約翰。你和克端都太不把事看明白了。你忘記你不能有多少東西去浪費。你對這女孩子太隨便了。這只有使她們自大。

約翰是的，不過，她們如其常常把碟子……

華夫人 我不是一個暴君。我用僕人，已經六七年了。但是她們誰打了破東西總得賠償的。自然，在你們家裏她們是吃果子麵包與魚子醬的。不，不，這些都是你的奇特的思想，但是這個不能影響我——這個不能。

約翰 (很高興地) 來！現在，媽媽，不要這樣發氣。

華夫人 我一點也不氣，我的兒。(吻他。) 但是你總是一個無打算的孩子，你是不適合於這世界的。

(女僕在走廊上打掃着，拾起破碎的磁器。)

約翰 (微驚) 這是你所想的嗎？媽媽！(談諧地。) 但是你擺起面孔呀！媽媽……你爲什麼那樣看人——那樣恐怖——那樣急促？

華夫人 我？約翰。你是什麼意思？我擺了什麼面孔？我不知你說些什麼？

約翰 再望我一眼看。

華夫人 蠢孩子！(固定地看着他。)

約翰 現在對了。

華夫人 蠢孩子！我所禱的是什麼，約翰！就是你能夠是個快樂的、滿足的人，我的孩子。

約翰 哦！母親！你永遠看不到那種人，那種滿足的人不過是蜂房中怠惰的雄蜂，一束無價值底草包而已。

華夫人 但是，那樣又有什麼好處，如其……

約翰 （雖少嚴肅，都更興奮了。）在那邊的那孩子將來也是這樣的一個完全不滿足的人。

華夫人 上帝不許，約翰！

約翰 不過他將來是和我大不相同的朋友，我曾十分留意過他。

華夫人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們只朝好的方面走去。

約翰 好，媽媽。我不是你的可怕地失望嗎？

華夫人 自然不說你。那完全不是我的意思。但是你說小腓力將長成一個和你不相同的人，而

——而你知道我的意思，約翰，你是一個無信仰者，你對上帝從不信任，你是完全沒有

宗教的，那不能不使我痛心。

約翰 宗教！宗教！我自然不相信有上帝的樣子和人一樣，行動和人一樣，並且還有個兒子等等的话。

華夫人 但是，約翰，我們必得相信那些。

約翰 不，母親！我可以有一種可以不相信這些東西的宗教，（帶着朗誦的聲音。）尋求了解自然的人，就是了解上帝的人，上帝就是自然。

『什麼是從外面管理着這個世界的上帝？  
在空間機械地旋着宇宙的？』

他必須生活與活動，並且管理，在一切的中心。』

那正是哥德所說的話，媽媽！你知他比了一切牧師，一切教士併合起來知道的還要多些。

華夫人 哦！孩子！孩子！當我聽到你說這話時，我……這是很可憐的事，你永遠拋棄了教會，我很

記得在你初次脫教之後，教會裏的司事對我說的話……

約翰 （趣味地）母親，母親，那是很老的故事了！

（門鈴響聲。）

華夫人 門！我還以為牠是開着的呢。（向前廳門走了幾步。）

（敲着門，膽怯地走進麗曼夫人，一個穿着很破的褪了色的印花布的打扮的洗衣婦人。）

麗曼夫人 你好，太太，你好，少爺。

華夫人和約翰 （並不同時說）你也好，麗曼夫人。

麗曼夫人 請你們不要誤會，並且請你們原諒，我是來找尋我的房客。老太太，已經是半個多鐘頭了。

約翰 你一點也沒錯，麗曼夫人，勃朗先生正在這裏。

麗曼夫人 謝謝你，少爺！（周視）呵！呵！真美麗極了。

華夫人 你近來好嗎？麗曼夫人！

麗曼夫人 唔！華夫人，太太，我近來只有氣苦，我終於把我的老頭兒打發出去了。太太，我負擔不起呵！現在只有一個人，去養活五個孩子。上帝請幫助我吧！

華夫人 你不要吝嗇地告訴我！但是——

麗曼夫人 （愈說愈快。）你看，華夫人，太太！如果我沒有這不好的身體，這並不算什麼，但是我是一個可憐的落難的婦人。這是他的行爲使然的，而大家都責備我，說我容忍了他。我對我的老頭兒說，我說，湯姆士，我說，現在是你去的時候了。你去到你朋友那裏。我說，那些你常常和他們在一起喝酒的人，到他們那裏去。我說，我情願一個人支持五個孩子，就是工作得把我手指骨都露出來都是情願的，你替你自己去找求你所能夠得到的，我說，然後把牠立刻灌進你的喉嚨裏去，你有什麼精神，我說，如果你有這麼許多精神，（響着她的指頭，）在你的全身體內你不會把你老婆和孩子弄成這樣。我說，是的，華夫人，他們就是我所說的；這和我站在這裏一樣地確實。並且當我說起他們時我的心

就同刀割一般，但是此外沒有什麼，如果你要我老實說，我也只能這樣說！並且我相信上帝一定能夠立在我和我五個孩子身旁的。（她打着噴嚏，揩着眼睛。）

華夫人 倘若我們只常常……

麗曼夫人 就是剛纔我說的那話，太太！你走你的，我說，我是要和你離開。我說，我是一個忠實而且能夠作工的婦人，我說，此外我能保守我所能得到的，並且除我們怎樣生活下去的難題以外，我們沒有別的什麼恐怖。我真是一個忠實的婦人。華夫人，太太，用不着常常防備你的東西，太太，我是一點東西也不要人家的……

約翰 你要和勃朗先生說話嗎？麗曼夫人。

麗曼夫人 並不。我幾乎完全忘記了，這裏有位小姐要找他講話。

（馬爾小姐由前廳門探首入內，但立刻又縮回去了，約翰已經看到。）

約翰 你不是要進來嗎？請進吧。（對着他母親和麗曼夫人，她們一點什麼也沒有看到。）就

是那位女士——她在那裏，（對麗曼夫人）你應該把她帶進來。（他開了門）請進

來，你要同我的朋友勃朗說話，我知道。

（安娜馬爾小姐入。她二十四歲，中短身材，小小的頭，黑而且潤的頭髮。纖巧而又活潑的姿態。她的動作中帶着風雅與力。她的態度中所表現的決斷與活潑，被那麼許多的謙恭與禮貌所軟化，使婦人的印象還是保存着。她穿着黑的衣服。）

馬爾 我應該向你們謝罪，我很抱歉突然地闖進你們這裏來。

約翰 不要客氣吧。你並沒有突然而來。

馬爾 麗曼夫人似乎一去不再回來了——我只要對她說——我可以在別的時候看勃朗先生。完全不，倘若你能在這兒坐一下，我立刻可以喊勃朗來。

約翰 多謝你。（還是立着。）我真想不到會給你們這麼許多麻煩的；我……

馬爾 這一點也不麻煩。我立刻就可以叫勃朗到這裏來的。

約翰 不是，我不能使你去……

馬爾 這是愉快的事。請寬坐一會兒吧。（從走廊出。）

(短時間的沈默。)

麗曼夫人 那末我要去了，小姐。(對馬爾。)你一個人大概可以找到回去的路的。

馬爾 難爲你陪我一陣來。這點點兒給你的孩子吧。(給她錢。)

麗曼夫人 謝謝，小姐，謝謝你！(對華夫人。)今天第一次到我手裏來的錢，太太，我對你說的話是實情！太太，這不是容易的事。太太，但是，我說，與其和這種酒鬼住在一起，我情願賣身做奴隸。並且我們還有上帝可依賴，太太，他尙還沒有拋棄過我。我現在就要到店舖去，太太，去替我的可憐的小孩子買一點東西。(出。)

華夫人 (喊她)到廚房裏去，麗曼夫人。那裏他們將給你一點東西。(拉一隻椅子到約翰替馬爾小姐安放的一隻的旁邊。)當你在等候着的時候，你還是坐一下吧，肯嗎？

馬爾 (遲疑地坐下)我一點也不疲倦，我……

華夫人 你很熟悉這裏嗎？

馬爾 不，我是從俄國波羅的省來的，我……

(沈悶的停頓)

華夫人 這裏的鄉村灰沙異常多。我自己却一點也不怕。我是從不列羅斯來的，你不會相信這裏一切東西的昂貴！我的丈夫有一塊很大的田，所以我們可以時時刻刻送東西給孩子們……你看見那湖嗎？那真是美麗——那湖是美麗的，沒有一個人敢否認。我們很好，靠近牠的岸邊。我們有兩艘小艇，在花園的那一面。但是我不願我的孩子們划出去；我太不放心了。准我問你，你現在是住在柏林嗎？

馬爾 是的，我到柏林，這還是初次，牠是我早就夢魂縈繞的地方。

華夫人 對呀！柏林這地方的確是值得來看看的。不過太鬧了。

馬爾 那是當然，尤其是久住在小市鎮的人。

華夫人 你來……假如牠不是一個粗笨的問題呢？

馬爾 我從里華爾來的——但是我正在回到殊里去的旅途中，那裏我曾經住過四年。

華夫人 真的！在瑞士——美麗的瑞士。你在殊里有親屬嗎？

馬爾 沒有，我在那裏讀書。

華夫人 讀書！不是在大學堂裏嗎？

馬爾 是的，在大學堂裏。

華夫人 好，好！我從沒有見過！那末你是一個學生？那是最有趣味的！一個真的學生？

馬爾 是的，自然是。

華夫人 好，好！試想一下！你不是說過你什麼學問都喜歡嗎？

馬爾 （很有趣了。）唔，是的，我很歡喜，——在某一種限度內。

華夫人 這可能嗎？

（約翰與勃朗在走廊上出現，她們見了，起立。）

馬爾 讓我再向你們謝罪，太太，因為這一次突然的來。

華夫人 不必那樣。能夠碰到一個真正的學生，就給了我很多的快樂。我們這種平凡的人常常容易把愚蠢的觀念裝進我們自己的腦筋裏去。你是勃朗先生的親戚嗎？

馬爾 不是的，我們是在巴黎展覽會內認識的。

華夫人 （和馬爾握手作別）再見！這次真給了我許多快樂……

馬爾 我希望你能原諒我。

（華夫人鞠着躬從前廳門出。約翰和勃朗在走廊上商量了一下，約翰就坐在走廊上，勃朗入。）

勃朗 （吃驚）密斯馬爾！果真是你嗎？

馬爾 是的，勃朗先生。——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以為我不知禮貌，以至於……領我到這裏來的是你的房東麗曼夫人，她的過失。

勃朗 凱撒大帝！

馬爾 他還活着嗎？

勃朗 我是從沒有想到這個。只是一天天地墮落下去。

馬爾 還是墮落下去？一切東西還是墮落下去？我不相信你全變了。

勃朗 你以爲不嗎？請放下你的東西吧，密司馬爾。

馬爾 自然不以爲哪！什麼是你現在所夢想的？勃朗先生。我不過來望望你的，（嘈弄地）尤其是要問問你的偉大的畫幅，牠們在你身邊嗎？

勃朗 沒有在。密司馬爾！就是畫布也沒有呀！

馬爾 那不行的，那太不行了。你是那樣忠實地答應我的！

勃朗 允諾是和麵包屑一樣的，密斯馬爾。但是我請你放下你的東西。

馬爾 現在我已經看見你了，希望你能夠……

勃朗 不，不，你必須留在這裏？

馬爾 這裏？

勃朗 喲！我忘記告訴你這裏是什麼人家了。這是約翰華克拉的家。老的約翰華克拉你是常常從我嘴裏聽到過的，況且你正當這很重要的時候到這裏來。今天是受洗禮的日子。什麼！你在胡說！況且我在城裏還有許多事要做。

馬爾

勃朗 店鋪已經都關了門。

馬爾 這沒有關係；我不過要拜訪幾個人。但是你不要以為因為你便已經脫了累了。我們必須再有一次聚會，痛談一下。此外我必須嚴格地責備你，你這允諾的破壞者！我知道你還在想像中畫你的圖畫……

勃朗 除非一個人對於所要做的事有了明瞭的了解，草草動筆是不行的。有了明瞭觀念之後，動筆還不過是一件小的事情。

馬爾 那也許是這樣——也許是！

勃朗 你現在別想要走，密斯馬爾！

馬爾 我必得走，勃朗先生，我將輕輕地溜出……

勃朗 (喊) 約翰！約翰！

馬爾 哦！勃朗先生！

(約翰入，面微頰。)

勃朗 讓我給你們介紹我的朋友約翰華克拉——密斯安娜馬爾。

馬爾與約翰 (同時) 久仰, 久仰。

勃朗 試想, 約翰——密斯馬爾堅持着立刻要走。

約翰 如果真那樣, 我的妻同我們大家真要不勝抱歉呢。你肯留在這裏和我們同過一個下午嗎?

馬爾 我不知道怎樣說……如果真的沒有什麼不便利, 那我也很情願這樣做。

約翰 一點也沒有什麼不便利, 我敢保證。(他幫助她除掉帽子, 把牠授給勃朗。) 請你把牠挂好! 我必須告訴我的妻子……(向寢室的門喊。) 克端! (進寢室。)

馬爾 (在鏡前修飾她的衣服。) 你的朋友真和氣!

勃朗 也許太和氣了點。

馬爾 真的——這話是什麼意思?

勃朗 我不過說說笑話吧了。他真是一個好人——除了當他談起他的著作時不免討厭一

馬爾 點。我敢說如若你今天下午留在這裏，他就會把他的書念給你聽的。

馬爾 大概是一些什麼呢？

勃朗 我看是太學者氣了。他的書是哲學的、批評的、心理生理的——我不知道那上面說些什麼！

馬爾 但這是很有趣味的。我自己是最歡喜研究哲學的。

勃朗 那末我勸你不要急急於地想離開這裏了。如若你對他的著作發生興趣，他一定要樂得不可收拾呢。

約翰 (從寢室入) 勃朗！

勃朗 啊？

約翰 請你去設法救濟救濟克端的煩惱，好嗎？她以為小孩子的一根肋骨在不應該突出的地方突出來在煩惱呢。

勃朗 什麼？

約翰 其實沒有什麼事，不過請你去看看她。她爲了那骨頭很不安寧。

勃朗 好！我就去。（退入寢室。）

約翰 我的妻叫我向你道歉，密斯馬爾，她幾分鐘內就可以來，她想你也許歡喜看看我們的小花園，你肯去走一轉嗎？

馬爾 我很願意。

約翰 （微笑）我們有一塊很好的土地——不過是租來的，你知道，牠的妙處就是在那美麗的湖。你知道那墨格爾斯嗎？（他把她的陽傘授給她，兩人一邊說着一邊廊門出去。）我是痛恨都市生活的一個。我的理想是一所四周好好圍繞着牆壁的大花園，在那裏一個人可以獻身於他的目的，而不被外物所纏繞。

馬爾 伊辟鳩魯派！（享樂派——譯者。）

約翰 是的，正是的！不過我要告訴你，這也許是我唯一能走的一條路……你不嫌冷嗎？

馬爾 不！我是一個慣在野外生活的人。

（約翰讓馬爾先走，自己跟着她到走廊上，在那裏兩人立了片刻。約翰在指點着並解釋着四周的風景。於是兩人都在花園中不見了。）

（勃朗從寢室入內，後面跟着克端。）

（四面望）他們已經出去了。

哦！

沒有事的，那肋骨的位置一點也沒有錯。

這種感覺壓迫着我。

壓迫爲什麼？

（微笑）還是心悸的病。

這是因爲你還沒有健康的緣故。

她很驕傲嗎？

誰？

勃朗

克端

勃朗

克端

勃朗

克端

勃朗

克端

勃朗

克端 密斯馬爾。

勃朗 安娜馬爾！驕傲！一點也不。

克端 我自己知道我有這毛病，倘若我……

勃朗 她却不敢保證。這一點你沒看到。

克端 完全不！我對於她有無窮的尊敬。

勃朗 我不知道……有時她也能搭一點架子，那時我們自然應該把她拉低一點。（略頓。）

克端 我看見約翰把他的一張原稿紙放在那裏。她懂得那些東西嗎？

勃朗 我想她是懂得的！

克端 真的？我的上帝。我們這些人和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婦人比較起來怎樣地可憐呵！

勃朗 我不能說那是一定——我自己知道的很少——我不是一個大學生。但是我對於有

一點書本知識的人並不覺到震驚。

克端 她當然是一個漂亮的健談者囉。

勃朗 漂亮地不。她說起來……和我們很相像。她自然是聰明的；不過那個——不是一切。

克端 (微笑) 我做姑娘的時候，真是一個話匣子。我的舌頭一天到晚活動着，一點也不爲了什麼。我後來總算是把牠醫治好了。但是我現在又犯了相反的錯誤；我現在差不多一句話都不敢說了。(向走廊門喊) 媽媽！你必須多預備一個人的位置。

華夫人 (從走廊上，在那裏從新安排着餐桌。) 誰來了？

克端 一位小姐——勃朗先生的朋友。

華夫人 誰是的，是的，我記起來了，我預備好了，克端。

克端 (又轉身向勃朗歎息。) 是的！沒法補救了我盡了我的力量——但是沒有用場——太晚了！(立着玩弄那瓶薔薇花。) 看這些花，怎樣美麗呵。試想這時候還有這薔薇花！(捧着牠們給勃朗去嗅。) 並且還有這樣好聞的香氣！

勃朗 真好聞！

克端 (把花放在原處。) 她年輕嗎？

勃朗 誰？

克端 密斯馬爾。

勃朗 我實在不知道她的年紀。

克端 我現在已經是念二歲了，——下山的時候了！

勃朗 早呢。（笑着。）

克端 我很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無知與偏狹的人呵！

（華夫人探頭入內。）

華夫人 一切都預備好了。（退出。從走廊上向花園喊。）爸爸！爸爸！

（華克拉與牧師哥林，兩人都很高興地出現在走廊上。）

華克拉 （立在開着的門前，牧師的外衣在他的臂上。）來，先生！進來，讓我把你的東西挂起來。

哈哈，哈哈！（開懷大笑。）

哥林 （手裏帶着他的帽子、頭巾、手杖，吸着煙並且笑着。）哈哈，哈哈！太有趣了，你知道！普，普——

——從沒有聽見過這樣有趣的事情。（笑。）

華克拉 並且人家說這是完全實在的事呢，哥林先生。（挂起外套。）

哥林 『皮克先生』（笑）——普——普——『皮克先生還要別的東西嗎？先生？』（笑，挂起帽子與頭巾；還是帶着軟帽。）

華克拉 （也笑）皮克先生……（向勃朗）這件事發生在我們近隣の鄉間一個葬儀當中。勃朗先生。哀悼的人都環列在棺材的四周。（急迫的喚起一種恐怖的幻像。）忽然間似乎聽到什麼東西移動的聲音（恐怖的樣子）大家都驚跳了起來，只有一個差役能保持他的鎮靜。——哈哈！——他是一個勇敢的人。他很謹慎地走到棺材那裏——哈哈，哈哈！——並且叩着牠（模倣差役的聲音並且用手擊着桌子。）——『皮克先生皮克先生！你還要別的東西嗎？先生？』（開懷大笑了一陣。）

哥林 是的，是的！——普，普！——正是如此！我知道這些差役。

華夫人 （從走廊入內）爸爸，來呵！不要讓熱湯冷了。

華克拉 哥林先生，你肯……

哥林 其實我不應該在這裏，你知道的！（他把他的雪茄的末端放在煙盒子裏，並且請華夫人挽他的臂。）我可以得到你一些光嗎？華夫人？

華克拉 （正在請他的媳婦挽他的臂膊的動作中）但是約翰呢？

華夫人 還有我們的小姐呵！約翰太不行了，中飯將要……

華克拉 （高興地）這句話怎樣真實，哥林先生：『那裏有許多的遺失，』——哈哈，哈哈！

哥林 『在酒杯與嘴唇之間』——哈哈，哈哈！

華克拉 是的，那個一定那位小姐。我們看到在湖上有一對男女。我們不是看到了嗎？哥林先生！

哥林 看到的。先生，看到的！他們一定出去划船了。

華夫人 那麼我們先吃吧！

華克拉 沒有一樣比守時最重要的了。

勃朗 （本來立在走廊上遠眺的，進來。）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華克拉 他們來到恰到好處！

（約翰與馬爾由走廊入。）

約翰 我們不太晚嗎？

華克拉 不，正好。

約翰 我很抱歉；我們去……湖面上那樣的美麗……讓我介紹！（介紹）牧師哥林先生，我的父親，我的母親。

華夫人 我已經拜見過。

約翰 我的妻——馬爾小姐。

（大家都到走廊上去，華夫人挽着哥林的手臂，克端挽着華克拉的手臂，約翰把他的給了馬爾。勃朗一個人在後面壓隊。）

（舞臺空着。在寢室內可以聽到保姆輕輕唱着兒歌的聲音。碟子，刀子，叉子的聲音從走廊傳達進來。）

（克端急急入，從抽屜裏拿一點東西，後面追隨着約翰。）

約翰——你知道你不是該你去——你知道你是不應該跑的。讓我來……

克端——我並不那樣軟弱。

約翰——（狂熱的）我說，克端，那是一個了不得的女孩子。學問的府庫！非常的天才！並且試去

想以這樣的婦人而困於生計！至少，這是勃朗時常對我說的。我想這是我們的責任，去請她在我們這裏住幾個星期。

克端——隨你的便，約翰。

約翰——這不是我。這是你應該這樣做的。這於你比在我要緊要的多。你從那樣的婦人那裏可以學到無窮的東西。

克端——約翰，我不得不說你有時有些可怕。

約翰——但這不是事實嗎？你應該異常聰感去找尋一切稍稍開發你的心田的機會。不使一塊石頭沒有翻過身？當然地，你應該設法把她留在這裏。我不懂一個人怎樣能夠這樣無

情的。

克端 她留在這裏，我是很高興的呀！約翰。

約翰 沒有誰有一點精神的火花！沒有一個人有什麼主意！——真是可怕的事！（在外面的

哥林，敲着玻璃窗。）

克端 去，約翰！哥林先生要敬酒了。我在這兒一刻就會來的。你可以確定我對於那事很是歡

喜的。但是我們不能兩人都走開當那……

約翰 來，克端，不要，不要！（他從她的眼睛上吻乾她的眼淚，匆匆到走廊下去了。）

（牧師的聲音可以聽到。保姆唱睡歌的溫和的聲音也可以聽到。克端的面色變了，當約翰出去之後，她似乎要昏眩了，她不能不拿靠近旁的東西來支持她自己，當她想回到走廊下去的時候，她暈眩了，再不能前走了，不能不坐下。茫然地望着前面；動着她的嘴唇而沒有發出什麼聲音。眼眶中充滿了眼淚。牧師的演說辭完結了。碰杯的聲音。克端恢復了原狀，起立，走向走廊去。）

第二幕

美麗的秋天的早晨，華克拉夫人，穿着印花的衣服，帶着飯單和一大把鑰匙，安排着早餐桌。經過房屋的一羣男子唱着『飄搖的樹木，誰使你高大的？』的歌。密斯安娜馬爾手臂上掛着一隻滿盛葡萄的籃，從花園走到走廊上。她立定了片刻，靜聽着歌唱，然後用手罩着她自己的眼睛望到湖的很遠很遠的那一邊去。她穿的短袖的黑色外衣。黑紗的頭巾，蓋着她的頭和頸。一束發光的秋葉緊縛在她的衣上。她轉身入內。

華夫人 早安，安娜小姐。

馬爾 （放下她的籃，急急奔到華夫人那裏，吻着她的手。）早安，華克拉媽媽。

華夫人 起來這樣早，安娜小姐？

馬爾 我們正在採着葡萄，華先生和我。

華夫人 這正是採集牠的時候了。（從籃內取出一兩顆嘗着。）牠們再不會變成更甜的了。——

但是你不冷嗎？小姐？（用她的指頭觸着馬爾裸露的手臂。）你衣服穿的這樣單薄？……今天早上天氣似乎很冷哪。

馬爾（忙着把一球一球的葡萄細心地攤放在桌上。）不要緊的，我覺得很爽快，我很歡喜寒冷。今天早上的天氣舒暢極了。湖裏的木樁——我是說繫纜的木樁——被秋霜所染白：看上去很美麗。但是這裏什麼東西都美麗……我現在能夠幫你的忙嗎？華克拉媽媽？倘若你願意，就請把糖盆授給我。

馬爾（把糖盆放在桌上。還是俯着身子向旁斜視着。）當我喊你做華克拉媽媽時，你不發怒嗎？

華夫人（笑）爲什麼那樣要使我發怒呢？

馬爾你答應我這樣稱呼你，我真快樂極了。（盡情地吻着華夫人）我沒有法子表白我對你怎樣的感激，因爲你准我留在這裏。

華夫人  
啊！安娜小姐！

馬爾 我覺得和你們在一起真是快樂極了，你們在我看都是非常甜蜜的。你們都是這樣好的人！

華夫人 有什麼……你身上有很多的蛛絲。（從安娜的身上取去蛛絲。）

馬爾 這樣快樂的家庭生活，我以前從沒有知道過。

華夫人 （還是取着蛛絲。）不要說得太過吧，安娜小姐，這不是幸福呵！別動——看，這個……  
一圈一圈的！

馬爾 你迷信嗎？華克拉媽媽？

華夫人 我不，親愛的！我們知道有上帝的善心可以信託。可是有許多事我們不能要把她怎樣就怎樣的。

馬爾 你不要這樣說。——我確定你們都是……不，不，你不要那樣說！

華夫人 你說得對，我不願再說了。多嘴多舌是我的錯處。（轉變論題）我們有你在一起大家都覺得快樂。（神祕地）你很使約翰得到許多益處。

馬爾 (驚奇狀；面色轉變；忽然地並且急切地。) 那末你真有一點歡喜我嗎？

華夫人 我很歡喜你，親愛的。

馬爾 但是不像我的歡喜你。我愛你似乎你是我自己的母親。(提起籃子，預備回到花園裏去。) 華先生見這樣和善的；不過他的心腸似乎太軟了一點。

華夫人 在那一方面？

馬爾 無論在那一方面！譬如昨天，我們在街上碰到了一個醉漢。孩子們剛從學校裏出來，大人們也在旁譏笑着他，已經有很多人聚集在市政廳的前面……

華夫人 我知道！那正是約翰所不能忍耐的事情。那種事情使他發瘋。他常常因為干涉閒事，自己陷進困難的境遇。

馬爾 你不是因為那個佩服他嗎？華克拉媽媽？

華夫人 佩服他？——也許我這樣。他自然是一個心腸和善的人。但是請你想一下，這有什麼用場？也許是一個心腸和善的，但是那有什麼關係？他已經忘掉了他的上帝。這對於

母親……對於兩親——他們的目的不過是在使他們的兒子長大起來做一個忠實忠實基督教督的爹娘。這不是很小的痛苦呀！馬爾小姐（她吹着她的鼻子遮蓋她的情緒。）我這幾天來受了寒……（忙着拂去塵埃暫時的停頓。）他是個好孩子，自然我們對於那點應感謝的，可是牠祇使我們加倍的悲傷罷了。並且還是很容易看到的，他早已受到了責罰——在他的事業上並沒有什麼祝福。常常對着他的工作！不安定而且急促！一切都沒有結果，因為這是很容易看到的，他並沒有什麼進步——可是他從前是什麼的一個孩子呵！……一種完全的神異！我記得希米脫牧師……他使每一個人驚奇不止。當他十三歲時，他就出了中學——十六歲畢業高等學校——而現在呢？現在大家都追過了他。還有不及他一半聰明的人早已得到了好的位置。

馬爾

這種事情我覺得很是自然。這就是證明華先生並不以追隨一般人的後塵為滿足的。世界上有許多人必定要毫無拘束地去工作的。華先生就是那些開闢着新路的人羣中的一個。

華夫人 但是那樣有什麼好處，安娜小姐？他祇是疲勞着他自己罷了。我有好幾百次情願他是

一個無知識的農夫——或是一個園丁——或是其他什麼差役，只要他能夠拋棄他的無用的穿鑿……但是不要讓我使你難過，安娜小姐。我有時不能不覺到異常的苦悶，差不多我不能再忍耐了。當我對於許多事情這樣憂愁了一點時，我又對我自己說：上帝將要使一切事情向好的方面走的，是的，是的。你在笑我。我是一個老式的婦人。我信託他——我是說天上的他：地球上沒有一種權力能夠把我和他分離的。

馬爾

我決不願意那樣。並且我沒有笑，華克拉媽媽。現在你又很快樂了。請你稍爲出來一刻，你肯嗎？外面走廊下很好。

華夫人 不，不！我恐怕受涼。況且我還有別的事要做。你去——把約翰找來。早餐預備好了。（馬

爾出。）

（華克拉繼續拂着塵埃。笛聲與鼓聲可以聽到。她急急奔到窗前。聲音漸漸消滅下去了。）

（克端晨裝從寢室入。）

克端 （懶懶地。）星期日上遊人太多了。

華夫人 那是從柏林來的體育會的人，克端。非常強健的傢伙！你早上好！孩子。睡得怎樣？你面色不大好。

克端 小孩子使我醒了兩次，隔了好一刻我纔重新睡着。等一下，媽媽。我必須去記憶……我必須想。

華夫人 你應該減少一點事務，孩子，晚上把小孩給保姆看管。

克端 （溫和的詰責的語氣。）哦，媽媽！你知道……

華夫人 你爲什麼不肯？

克端 你知道我不肯那樣做。

華夫人 你結果總是要那樣做的。

克端 （惱怒了。）我不願同我自己的兒子分開。一個可憐的小孩子沒有了母親……

華夫人 阿呀！克端，克端！誰去想到這一層來，來！我一定要給你一點東西——咖啡嗎？要我替你塗牛油在麵包上，或是……

克端 （坐在桌旁，一點氣力也沒有了。）謝謝你媽媽，假如這並不太攪擾你。（華克拉夫人塗牛油在麵包上；略頓，克端繼續着說。）約翰到那裏去了？

華夫人 他們在採集葡萄；他同安娜小姐。

克端 （手托着頤，注意地。）她真好，媽媽，不是嗎？

華夫人 是的，我一定要說我歡喜她。

克端 可是，媽媽，你向來沒有說過恭維新婦人的話。

華夫人 不過一個人總須公平，並且我們不必否認……

克端 （沈思。）這樣溫柔而又這樣女性的。從來不爭着出頭，雖是她知道的很多，並且各方面都能幹。那就是我所敬慕她的。你呢，媽媽？她從沒有表現過牠的學問……我近來對於約翰很安心。你注意到嗎，媽媽，他現在常常這樣高興的？

華夫人（驚奇了。）是的，親愛的，你說的不錯。他有時很高興。

克端 是嗎，媽媽？

華夫人 那是因為他找到了一個談論他的學問的對手。

克端 那是在他最要緊的。

華夫人 無疑的！無疑的！

克端 有許多地方我和馬爾小姐同意的。（略頓。）她最近說我們婦人是生活在墮的境界中間。我想她這句話是不錯的。這就是我所常常感覺到的。

華夫人 哦，這些事情我是向來不管的。並且她也知道這些話還是不和我這樣一個有經驗的老婦人講的好。我太老了，並且看見的太多了。

克端 但是她說的不錯，媽媽。她的不錯和白天一樣明白。我們真是而且確實是被鄙棄了的而且被虐待了的女子。祇想一下現在還有一條法律——她昨天告訴我的——應許丈夫在某種程度內有鞭打妻子的權利！

華夫人 我不知道那個。并且我不情願討論這件事。我敢說沒有這樣壞的事。但是如其你要見好於我，克端，那末不要涉及這些新思想的好。牠們沒有什麼用場，祇是擾亂人家破壞人家的心的和平——我去替你取咖啡，孩子——那是我的意見，克端。（出）

（克端把手臂撐在食桌上，手托着腮。約翰和馬爾忽然間經過窗前，很響亮的談笑着。克端驚跳了起來，戰慄着，用一種急迫的表情與艱難的呼吸看看他們倆。華克拉夫人送咖啡來的聲音可以聽到。她進來看見克端還在她先前離開她的地位。）

華夫人 （斟出咖啡。）喝這杯，振作振作你的精神。

（馬爾和約翰從走廊門入。）

華夫人 這正好。你們正是時候。

約翰 （讓門戶依舊開着。）我們不要關門，太陽已經很和暖了——密斯安娜你不很受傷嗎？

馬爾 （她身後曳着很長的葡萄樹的嫩枝。）不，完全不。那葡萄棚太濕，使我滑了一下，但是

我把鋏剪丟開的快，所以沒有受傷。（急忙走到克端的旁邊，拿起她的兩手并且吻着她的前額。）晨安，約翰夫人，喲，你的手這樣冷！

（擦着她的手，去溫暖牠們。）

約翰（從後面吻着克端的面頰。）晨安，克端！（帶些滑稽的驚愕。）喲喲，她的面爲什麼這樣蒼白！可憐！像幾個可憐的病的小孩子！

華夫人你自己把冷氣帶了進來。這差不多是生火的時候了。但是大家來吧！（替大眾斟咖啡。）

馬爾（用她的葡萄枝飾着餐桌。）一點好看的东西。

克端真好看。

約翰（坐下。）我要問你們兩位：今天的密斯安娜和一星期以前當她來時候的密斯安娜是不是一個人？

馬爾我在這裏實在太好了。其實我不應該久住下去。

華夫人鄉間的空氣很適宜於她。

約翰 可是誰不會，不會……

華夫人 不知道爸爸現在在做什麼？

約翰 計算着你回到他那裏去的時間。

華夫人 決不至於那樣。他有許多事要做。冬天的麥種現在已經下了，這是確實的；可是他的信上還說我需要逗留幾時就逗留幾時。

約翰 那他要來找你了，媽媽，是嗎？

華夫人 是的，只要我寫信找他。（向馬爾。）他只要一有機會總是歡喜看看他的孩子們的。并且現在又有了孫子！我決不會忘記那一天早上的他的興奮，當你們的電報上說『男孩子』的時候。那老人幾乎被快樂所忘形了。

約翰 親愛的爸爸！你真的必須立刻回到他那裏。不然我們太自私自利了……

華夫人 說得多好聽！但是第一你的面頰上先要有一點血色。

馬爾 我應該在這裏！你們一定不要小覷我！我很知道管理家政。你們還不知道我能够烹調

怎樣好吃的菜——俄羅斯菜——普羅大菜或是祕魯菜。

（大眾笑。）

華夫人（帶着無意識的急遽。）不，不！我自然還不去哩！

克端好，媽媽！如其這并不算是過多的要求……

（略頓。）

約翰把蜜給我，克端。

克端喲，勃朗來了！

（勃朗入。脅下挾着外套、帽子、傘、旅行囊、書籍。無聊的表情。疲勞地曳着他的兩腳。）

勃朗晨安！

約翰你這樣早到那裏去？

（華克拉夫人用飯巾打着什麼。）

約翰一個蜜蜂，媽媽！不要弄死牠；不要弄死牠！

勃朗 到柏林去——從我的老店取一點繪具。不幸趕落了這一班火車！

約翰 這不是第一次，勃朗！

勃朗 還有明天可靠哩。

克端 （蜜蜂似乎在她的碟子的四周嗡嗡叫着，她舉手作欲拍的姿勢。）牠聞到了蜜的氣味了。

馬爾 沒有其他的火車了嗎？（俯視她所戴着的**花束**：吡喊。）小蜂！小蜂！

勃朗 火車自然還有，不過我覺得太貴。我從沒有坐過貧民小工車以外的火車。

約翰 那種車的開車時刻又是很早的。可是你可以畫畫你的圖畫嗎？

勃朗 不用畫具？

約翰 勃朗，勃朗！你墮落到懶惰的習慣裏去了，我的兒。

勃朗 早一天出名或者後一天出名……其實畫圖完全是……

約翰 在你的心上，棋子還有趣些，唉！

勃朗 如其你有這種趣味，那末棋子對你未嘗無益。但是你的海，我的兒，是沒有碼頭的。在你的人生內是沒有休息的地方的。

約翰 哦，我不能——

華夫人 (跳起來，發出尖聲。) 一個黃蜂，一個黃蜂！

(大眾起立，用飯巾拂着那黃蜂。)

約翰 好牠去了。

華夫人 (重新坐下。) 可怕的東西！

(大眾復位。)

約翰 (對勃朗。) 請你坐下來！——你脅下挾着什麼東西？

勃朗 哦，你要知道嗎？一些有趣的東西。

約翰 再用一點早餐。

勃朗 (坐下並且把書授給約翰，約翰翻開看。) 謝謝！再吃一點也好。我只有時間……看看

『藝術家』——迦爾洵著的……

（翻着書頁。）你找出了什麼？

正是給你的，約翰。

是的，這是一部妙不可言的小說。你從前沒有讀過嗎？

沒有，我不過今天早上在床上看起的。我的所以搭不到火車就是如此。

你贊成里勃尼還是哉杜夫？

無論如何，你現在歡喜讀書不歡喜圖畫了。

與其這樣說，毋寧說我現在兩者都不歡喜。你去讀讀迦爾洵的小說，嘗嘗牠的味道吧。

現在我有一件比了世界上一切讀書一切圖畫都要重要的事要做。

那末我知道你是贊成里勃尼的了。

贊成里勃尼？！我不能決然的說我贊成他。

這部小說，『藝術家』講些什麼？

馬爾 牠描寫兩個藝術家——一個是心地單純的人，還有一個是歡喜思想的人，心地單純

的人以技師開始他的生活，而後來變成一個畫家。喜歡思想的人以畫家開始他的生活，而後來變成了一個教師。

約翰 爲什麼？

馬爾 因爲在那時他覺得教師比畫師重要的多。

約翰 什麼使他下了這種決心？

馬爾 （她拿過書來，翻着書頁。）等一下。最簡單的方法讓我把那一段書讀給你聽。就在這裏。（指着她所翻出的地方，給大家說明。）哉杜夫，先前的技師，把里勃尼帶到蒸氣鍋

工場。在蒸氣鍋內工作着的工人到了相當的時候都要變成聾子，因爲鐵鎚的可怕的

響聲。在俄羅斯他們在別的工人中以『聾子』著名。哉杜夫把這些工作着的聾子指

點給里勃尼看。（讀。）『在他眼前的那個工人，蹲伏在蒸氣鍋的黑暗的深處，衣衫襤

褸，差不多被疲勞所壓伏了……他的赤黑的臉面……汗從上面滾下……他的廣大

的，陷落下去的胸很痛苦地起伏着。」

華夫人 描寫這樣可怕的事，有什麼好處？牠不能使人家感到一點快樂。

約翰 （笑着，撫弄着她母親的頭。）我們不能常常笑，我們能夠嗎，媽媽？

華夫人 我並不說那個。但是我們希望從藝術得到的自然是快樂。

馬爾 里勃尼所感覺到的並不是快樂。他感到異常的痛苦，他的靈魂的深處被什麼所攪動了。

約翰 媽媽，試拿土地作比吧——如若要他出產新的東西，每年怎能不用犁頭去掘開呢？

馬爾 新的什麼在里勃尼的心中產生了。他對自己說：只要這種貧苦存在着一天，那末不以減輕這種貧苦為直接的目的工作都是罪惡。

華夫人 貧苦卻是永遠存在着的。

約翰 他變為教師的道理并不十分充足。

勃朗 你以為不嗎？那不是比了畫圖著書更加有用的工作嗎？

約翰 我不知道你對於你自己的職業抱怎樣的觀念，但是我卻很是看重我自己的。

勃朗 這是因為你不承認牠，而我承認了牠；如此而已。

約翰 什麼如此而已？我自己不承認什麼？

勃朗 何以那樣！

約翰 什麼？

勃朗 你自己不承認你自己所塗寫的東西是毫沒有用場像……

約翰 什麼塗寫的東西？

勃朗 自然那個心理生理的東西了。

約翰 （粗暴地。）你完全不了解牠。

勃朗 我更沒有留心牠。

約翰 這不過是宣佈你自己是一個可憐的文盲，一個沒有教育的人，一個……

勃朗 不錯。你又誇張你的學問了。

約翰 你知道我是把我的學問看得一文也不值的。但是這是很明白的……

勃朗 你永遠是那樣說，並且受到高等教育的自傲常常從每一個氣孔內流出來。好，讓我們不要去談牠了吧！這些是無味的事情，每一個人只能自己去解決的。

約翰 什麼叫做無味？

勃朗 發動這種討論沒有什麼好處。你是不能忍受辯論的。你將又要發你的脾氣並且……

約翰 我請求你自己說明明白說出你所說的是什麼意思。

勃朗 唉！無聊！那樣有什麼益處。讓每一個人管理他自己的事務吧。

約翰 你以為我把我自己管理得很壞嗎？哼！

勃朗 沒有比別人更壞。總之一句你是一個因循苟且的人。

約翰 我請你原諒我的不回答——這是我所厭惡的題目——（突然不說了。）事情是這樣：你們這許多我的好朋友曾經找出許多過激的名詞為你們自家應用了，因為我會經對你們說過我不願去應用牠們，所以我是一個因循苟且的人。

勃朗 那是你的說法——現在聽我說吧：當其餘的我們許多人把我們的意見不管結果如

何達到了牠們合理的結論，你就反對我們并且在多方面替陳舊的腐敗的東西辯護。因爲你做了這件事所以趕走了你的朋友們，自己陷於孤獨的境地。

克端 (慰藉地。) 約翰！

約翰 這些我所能夠趕走的朋友們——這些朋友，老實說——我敢伸出指頭責罵他們的。

勃朗 (起立。) 你敢伸出指頭責罵他們嗎？(望着安娜。) 什麼時候你曾經那樣做過，約翰？

克端 (略頓之後。) 你就要走了嗎，勃朗先生？

勃朗 (生氣的樣子，不動情的聲調。) 是的，我還有一點事要做。

約翰 (滑稽地。) 不要傻！

勃朗 這是真的。

約翰 那樣——你是一定要走的了。

勃朗 再見！(出。)

(略頓。)

華夫人 (開始收拾早餐桌上的東西。) 我不懂! 那個勃朗, 你們大家都那樣迷惑他。老實說, 那

種人我是不歡喜的。

約翰 (發氣的樣子。) 媽媽, 你肯替我……

克端 但是實在說起來, 勃朗和你是不大合得來的, 約翰。

約翰 善良的人, 我必須請求你們不要干涉我私人的事情。

(略頓, 華克拉夫人收拾好了早餐用的東西。克端起立。)

約翰 (向克端。) 你到那裏去?

克端 給小孩子洗澡。(對安娜點着頭并且做出勉强的笑容; 退入寢室。)

(華克拉夫人抬着安放早餐用的東西的盤子走向通前廳的門, 那時那門被一個做生意的婦人半開着并且朝裏問: 『今天要什麼蔬菜嗎?』)

華夫人 (答。) 我來了。(由通前廳的門出。)

(略頓。)

馬爾 (起立，校正着她的錶。) 我不知道現在什麼時候了？(轉問還是不高興地坐着的約

翰。) 喂，華先生！(她哼着『快活呵，孩子們，快活呵，』的歌，狡猾地看着約翰，兩人都笑。)

約翰 (又回復到莊重態，歎息着。) 唔，密斯安娜！我不能不說這是悲哀的！

馬爾 (威脅的搖動着她的指頭。) 那末，請你當真不要笑！

約翰 (又笑了，但是立刻回到莊重態。) 不，但是真的，你還不知道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你還

不知道像勃朗所說的話的背後藏着的是什麼。

約翰 你有沒有聽到我彈過琴？

約翰 沒有，密斯馬爾！——我知道你不能彈。

馬爾 自然我不能！我不過說說笑着——喲，我們今天早上不去划一次船嗎？

約翰 我現在對於什麼東西似乎都沒有興趣。

馬爾 (威脅地。) 華先生！華先生！爲什麼爲這樣小的事情所頹喪啦？

約翰 我不懂爲什麼像勃朗這樣的人……

馬爾 他說的話使你真有這樣深刻的印象嗎？

約翰 牠喚起了過去的一切的不快，並且……

馬爾 忘掉牠們——華先生——那些過去的不快。一個人常常向後面看決不會有什麼真的進步。

約翰 我相信你是不錯的。我們不必去談起那個了吧。——不過一個很聰明的人能够幾年功夫死守着一種錯誤的觀念，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他所說的就是他所想的。他把我科學的工作完全當做時間的浪費。你能够想像這樣的事情嗎？

馬爾 這種人是有的。

約翰 除了公衆的活動，平和的攪亂，個人意見的大聲的宣傳之外，沒有一件事可以滿足他們的。他們對於物，對於人的尊敬是完全沒有的，所以像我這樣的人，把自己關閉在自已的書房內獻身於科學的人，在他的朋友們的眼中看來是一個離棄了他的理想的

人。那不是很奇特嗎？密斯馬爾！

馬爾

華克拉先生，你不要把你的朋友的意見看的那麼重大。如果你的意見能夠滿足你自己，那末牠們能夠不能夠滿足人家同你沒有關係。這種長期的內心的衝突是足以耗盡一個人的精力的。

約翰

我知道，我知道！並且我答應你在將來我將不使我自己被人家對於我的意見所擾亂了。我是我，我是這個樣子的，不論他們歡喜我或是不歡喜我。不過有時我又不能不注意到他們。這並不奇怪：一個人是和朋友們一同生長起來的，他得到了一種希望從他們那裏得到一點點讚揚的習慣。完全同他們隔離的感覺差不多同想在真空中呼吸的感覺一樣。

馬爾

但是你有你自己的家庭，華先生。

約翰

自然我有。自然的。那是……密斯安娜！我知道你不會誤解我，我從沒有對什麼人說起關於我對家庭的話。你知道我是不能同他能一刻分離的。但是，在我的工作上，我的家

人，對於我沒有一點幫助。自然，克端以無窮的好意對待我——她所想做的事最是使我感動。并且她稱贊揚我所做的任何東西。但是我知道她的判斷是沒有價值的——所以那對於我有什麼幫助？這就是爲什麼在你來此之前，密斯安娜，我是完全住在七重天的中間呵。現在居然有一個人對於我的工作發生了一種了解的興趣，這在我的一生中實在是第一次。牠給了我新的生命。牠如像淋在乾地上的雨。牠是……

馬爾

你的話充滿了詩意，華先生。

約翰

這很足以使一個人發生詩意的。但是你對於我家庭的觀念是很錯誤的，密斯安娜。我的母親最恨看見我的可憐的原稿。沒有一件事比了燒掉牠更足以使她快樂的了。父親也是同樣的反對牠。你決不能說那是鼓勵吧。實際上說來，我的家庭不但不幫助我而且妨礙我。畢竟這些都沒有什麼可怪的地方。但是一個人的朋友不應該對於一個人的作品那樣一點也不能領解——如像勃朗那樣的人……

馬爾

我不懂爲什麼只有勃朗的不贊許會使你這樣發氣？

約翰 你知道，事情是這樣……我們是從小就認識起來的。

馬爾 你是說你已經認識了他的氣質。

約翰 是的，並且他也認識了我的氣質。

馬爾 你能那樣確定嗎？

約翰 是的——那是說在某種程度內。

馬爾 在我看來你們兩人的氣質很是不相同的。

約翰 你真是這樣想嗎？

馬爾 (略頓之後。) 勃朗君有許多地方還是沒有開發過的——所以……我不是說他嫉

妒你，但是他卻被你激惱了——你的照着自己的路走下去的決心很使他厭惡。有時意

稍為恐嚇了他。他把某種社會上的意見或倫理上的觀念，或其他什麼他以為可靠的

東西放在背後，無論什麼事來了，他就去舐着牠們，就去攔着牠們，因為他是不能特立

獨行的。像許多有藝術家的氣質的人們那樣，他沒有堅強的個性。他須要人家的幫助。

約翰 他必須知道他是有多數人做他的後盾的。唔，如其有人在四五年前當我不能忍我的友人的非難的時候給過我這樣的勸告，唔，如其有人在那時當我意氣頹喪的時候，當我以豐衣足食爲罪惡的時候，當我碰到一個勞動者感覺得恥辱并且當我走過泥水匠工作所時我的心跳動的時候，對我這樣說過！那時我和我可憐的克端所過的豐美的日子！那時我要捨去一切東西同她甘心去過貧苦的生活。現在要我那樣做，我情願——我情願投墨吉里斯湖去死。（他搶過他的帽子。）現在我必須去使那個愚蠢的傢伙勃朗聽我的話。

（馬爾以特殊的笑顏望着他。）

你不贊成嗎？

馬爾 如若你一定要去，那末就去吧，你這大孩子！

約翰 密斯安娜！

馬爾 你自己的心，華先生，是你最大的仇敵。

約翰 但是如若他是對我發了氣走開的，那我就不得安寧。

馬爾 你以為這樣依賴人家是一件好事嗎？

約翰 （決然。）不——不。我知道他不會再回來的了。他從沒有有先向人家講和過。但是那不要緊！你說的不錯；這一次我不去追他了。我現在還是到湖上划船去吧，密斯馬爾，如若你願意。

馬爾 你不是說要把第三章讀給我聽嗎？

約翰 我們可以帶了稿本去。

馬爾 那很好。我就去預備。（出。）

（約翰走到抽屜旁，取出他的稿本看着，立刻被吸引到裏面去了。）

（華克拉夫人從前廳入，手裏拿着兩本金邊的書。）

華夫人 好，好，讓我坐在最舒服的椅子上，帶着我的眼鏡，履行我的小小的早禱。坐在走廊上不冷嗎？

約翰 一點不，母親。（從稿本上抬起頭來。）你拿的什麼書？

華夫人 『心聲。』你知道——我的愛讀的拉滑忒。還有一本是琪羅克的『棕櫚叶。』琪羅克那位先生！他一點不饒赦科學家——哦！（把她的手臂抱着約翰，并且把頭倚在他的肩上。很慈善地。）我的孩子，又在思想了？（戲弄的調子。）少年的父親！

約翰 （茫然地從書上抬起頭來。）是的，媽媽？

華夫人 約翰，你做了父親不覺得兩樣嗎？

約翰 不，媽媽；還是和平常一樣。

華夫人 來，來！不要裝假。起初你只是高興的奔跳起來，而現在……你又有什麼不滿足了嗎？

約翰 （茫然望着。）完全滿足，媽媽。

華夫人 你現在天天穿着新衣服——在這裏你應該穿舊衣服的。我知道安娜小姐決不會因此怪你的。

約翰 母親，我現在不是一個小孩子！

華夫人 又要發氣了？（更緊抱着他。慈善而且忠實的調子。）常常想想上帝，我的兒——就是只爲了使你老母親高興的緣故。那個老傢伙赫格爾，和那個愚蠢的達爾文，他們祇能使你不快樂的。你聽到嗎？你爲了你的母親的緣故想想上帝吧！

約翰 （失望地瞅着。）好人，好人！你真的要迫着一個人去說：赦免他們吧，因爲他們不知道

……你真是相信轉變信仰的事是這樣簡單的嗎？

華夫人 （走開。）是的，約翰，是的！只要自己有決心，就什麼都做得到。姑且試一下，約翰——只是一次。（出至走廊，在那裏她坐了下來，讀着。）

（約翰又吸引在他的稿本中了。）

（克端帶着信件入。）

克端 （讀着信，然後仰起頭。）約翰！這是一封從銀行家來的信。

約翰 我親愛的克端，我現在真是不能管到這些事務。

克端 他問你要不要把那個賣出去。

約翰 喲，請你現在不要吵鬧我吧！

克端 但這件事，必須立刻解決的，約翰。

約翰 （怒聲。）完全不這個（用食指痙攣着原稿本。）這個是必須立刻解決的！

克端 隨你的便吧。不過那樣我們明天就沒有錢用了。

約翰 （更忿怒地。）唉，克端，我們倆是不配的，你和我！你們常常奇怪爲什麼一個人不能坐下來工作；但是當他一坐下來把他的思想稍稍整理出一點頭緒之後，你立刻來了，鬧了進來，把什麼東西又攪的七顛八倒。

克端 我不知道你說些什麼。郵件來了，我來告訴你——不過這一點。

約翰 正是——不過這一點。這可顯出你完全沒有什麼理解。似乎我的工作是和做皮鞋的工作一樣的。郵件來了，你來告訴我。自然爲什麼不你從沒有想到你這樣做就打斷了費了無數的時間與辛苦連貫起來的思想的聯鎖。

克端 可是實用的事務你不能不管。

約翰 但是我告訴你我的工作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也是第二件事，也是第三件事！然

後再管到實用的事！請你懂到這一點，克端，請你幫助幫助我。如其你肯，把日常的事務完全不要我來管。你歡喜怎麼辦，就怎麼辦。不要給我……

克端 我不情願負這種責任，約翰。

約翰 這樣！不願有什麼責任！不願有什麼獨立的行動！你們婦人是生來去依賴人家的——你們盡你們的能力做一個不負責任的人。

克端 （交出那封信。）請你告訴我，約翰，怎麼做法？

約翰 我告訴你，克端，我現在不能想到牠。

克端 那末我幾時我再來呢，約翰？在馬爾小姐前面我們當然不好說起牠。

約翰 這個！想把某類事情保守秘密——把一切和金錢有關的事情弄成神祕！真是心腸狹隘的斐律斯坦人的慣技！對於這種小技，我根本上有些厭惡！

克端 我很想看看你的臉，假如我在馬爾小姐的前面說起這些事。

約翰 爲什麼常常馬爾小姐，馬爾小姐？請你不要說起她。她並不妨礙我們什麼，是嗎？

克端 我並不說她妨礙我們什麼。但是當她聽到這種事情時，她不會有什麼興趣吧！

約翰 克端！這是完全可憐的，談話所及的總是錢，爲之煩擾的又是錢——似乎我們差

不多就要餓死了。這是不能忍耐的。這使人不能不覺得充滿了你的心的，你的腦的，沒有別的，祇有金錢，金錢。唉，對於婦女抱那樣高尚理想的我……叫他去愛什麼呢？

克端 我所留心的並不是我自己的事。我們不能不想想我們的小腓力，如若……你又說你自己是不能得到什麼的，那末我們怎能不去當心我們所已經有的呢？

約翰 是的，是的，自然的事情不過是這樣：你的興趣是始終限定於家庭的圈子內的；我的卻是很廣大，很普及的。我完全不是一個家庭的人。我的目的不過要取出我覺得潛伏在我心中的東西罷了。我如像一匹被韉的畢加舍斯。（總有一天我將因此遭遇我的毀滅吧。）

克端 約翰，你不知你說這些話使我怎樣難受。

約翰 密斯安娜說的不錯。廚房與育兒室是德意志結了婚的婦女的地平線。出乎這條地平線之外的東西，在她是不存在的。

克端 照顧食物，看守小孩的事必須有人去做。安娜小姐那樣說自然不成問題！就是我也情願去讀讀書。

約翰 如其我是你，克端，我決不願對像密斯安娜那樣高貴的婦女說那類話以顯出自己的瑣小。

克端 如果她能說這類話……  
約翰 什麼話？

克端 關於德意志的婦人——這類愚蠢的話。

約翰 她沒有說過愚蠢的話。完全不。我現在實在不能告訴你她是怎樣的讚揚過你。我不願使你覺得難為情。

克端 不過關於我們狹隘的地平線的話，她總是說了的。

約翰 那樣，就請你說出她的差誤吧？

克端 （熱淚橫流。）約翰，約翰！這樣好脾氣的你，有時——有時這樣殘忍，這樣冷酷，這樣無情！

約翰 （稍稍鎮靜了下來。）我又無情了嗎？我怎樣顯出我的無情呵，克端？

克端 （飲泣。）你苦我。你知道，很知道……

約翰 我知道什麼，克端？

克端 你知道，我對於我自己是怎樣的不滿意呵。你知道牠——但是——但是你對我一點

也沒有同情。每一件小事情你總要對我發氣。

約翰 你說什麼，克端？

克端 你不但沒有稱許過我一點——使我自己有一點自信——反而常常使我覺到我是怎樣一個可憐的東西——常常受人家的踐踏。上帝知道我自己沒有因為我的地平線的廣大發生過自傲。但是我也有一點點自傲心。我很知道我不是什麼閃耀的光明。

并且我常常覺得我是一個零餘的人。

約翰（想拿她的手，她縮了回去。）你不是零餘的，克端。我從沒有說過這種話。

克端在幾分鐘前你說過的。不過就是你沒有說牠，我自己也覺到牠——覺得我對於你實

在沒有什麼用場，因為我不能了解你的作品。至於對於小腓力——自然我能夠給他牛乳，能夠保守他的清潔……但是一個女僕也能做這些事；況且不久他長大了——我對於他也不能有什麼幫助了。（啜泣的更凶了。）他同——同安娜小姐在一起也許更好吧。

約翰你從沒有……我親愛的女孩子，你怎能這樣說？

克端自然，我不過說說笑話，但這是確實的。她有學問，她知道而且了解一切事務。我們是無助的跛腳。我們怎能去支撐人家，當我們不能……

約翰（被劇烈的熱情所籠罩，想去擁抱克端。）我的克端！我甜蜜的，甜蜜的女孩子！你有一個黃金的心——一個深沈的，豐富的，有魔術的寶藏！我的愛！（她推開他；他口吃地說

克端 着。）我知道……我知道我有時是無情而且不好的！我是不配你的，克端！

不，不，約翰，請你不要這樣說！你這樣說不過因為……

約翰 因為我的心上是要這樣說，克端。你可以說我做無賴，如其我……

克端 請你不要攪擾我，約翰！我必須思索——並且那封信——那封信！

約翰 你愚蠢的克端，你要思索些什麼？

克端 許許多多的思想衝進了我的腦筋裏。放手，約翰！讓我去！

約翰 （熱忱地。）唔，現在不要注意到那封信。我的甜蜜的，甜蜜的小寶寶！

克端 不，親愛的約翰，不（拿去他的手。）

約翰 爲什麼，克端，你有什麼事？

克端 你肯看牠嗎，約翰？（拿出那封信。）他問要不要把他賣出去。

約翰 什麼股份？

克端 紡織廠的股份。

約翰 我們的利息不够用嗎？

克端 絕對不够。這個月內我們又化了一千餘馬克。

約翰 真是這樣嗎，克端？我不大能相信。你們這些好百姓是不會浪費的！

克端 你去看賬目，約翰。

約翰 我真不大懂。

克端 你給人的錢太多了，約翰。本銀不久就要減少。告訴我，讓他去賣掉這些股份嗎？

約翰 是的，自然的。但是不要忙！無論如何，這沒有多大關係——你到那裏去？

克端 去答覆這封信。

約翰 克端！

克端 （在門口轉身過來。）什麼，約翰？

約翰 你像那樣就走了嗎？

克端 像怎樣？

約翰 我自己也不知道。

克端 你要什麼？

約翰 我不能了解你，克端，什麼事做錯了？

克端 沒有怎麼，約翰。真的。

約翰 你不再愛護我了？

（克端低垂着她的頭，否認地搖着。）

約翰 （抱着克端。）你還記得我們相互間的允諾嗎，克端——說我們永不許相互間有什

麼隱祕的存在？就是很小很小的也不許存在。（更熱烈地抱着她。）說呀！親愛的，你現

在不愛我了嗎？

克端 喲，約翰！你知道我愛你。

約翰 那末這是什麼意思？

克端 你自己很知道。

約翰 我老實說我不知道。我一點觀念也沒有。

克端 這不過是說我對你很想有一點幫助。

約翰 你對我很有幫助。

克端 不，不！

約翰 但是告訴我……

克端 你不能不那樣，約翰，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滿足你。

約翰 你滿足我的，克端。你是我所要的一切。

克端 你現在不過這樣說說，約翰。

約翰 這是我的最莊嚴的確信。

克端 是的，暫時的。

約翰 什麼使你這樣想……

克端 我很分明地看到牠。

約翰 我曾經給你什麼原因使你……

克端 不，從不。

約翰 喲，你看！（更緊抱着她。）這都是妄想——無聊的妄想，克端，必須驅逐開去的妄想。來，來！（熱烈地吻着她。）

克端 只要牠是妄想！

約翰 的確是的。

克端 親愛的約翰，——我是這樣愛你的！——差不多不能用言語表出的愛。我相信我爲了你，小孩子都能够拋棄的。

約翰 唔，克端！

克端 說這句話是一種恥辱！——那樣，可愛，甜蜜，有趣的小孩！（她的臂圍繞着他的頸。）我的親愛的，好的丈夫！

（略頓，沈默的擁抱。）

（馬爾外出的服裝已經穿好，開走廊門入。）

馬爾  
（喊。）我已經預備好，華先生。唔，我請求你們原諒！（退出。）

約翰  
立刻來了，密斯馬爾，立刻來了。（拿了他的原稿本。）我們出去划船去，克端。——現在不要再妄想了，答應我！（吻她，拿起他的帽子，預備走出。）也許你也歡喜來？

克端  
我現在不能去，約翰。

約翰  
那末，再見！（出。）

（克端目送着他的走出，似乎望着某種美麗的幻影的消失。她的眼中充滿着眼淚。）

### 第三幕

時間——早十時。克端伏在寫字桌上計算帳目，桌上的洋燈依舊點着。

擦靴的聲音在走廊門外可以聽到。克端急迫地仰視外面，並且一半起立着。勃朗入。

克端（出迎。）喲，勃朗先生，你居然肯光臨敝舍！

勃朗晨安。今早上的霧不是可怕嗎？

克端似乎今天我們不會有太陽光。請你到火爐前面來取煖——麗曼夫人不是把我的話

已經告訴你了嗎？

勃朗她已經告訴我了。

（克端已經不是從前的克端了。她舊日平靜的體態已經變成神經質的活動的樣子。

她被感動。她的眼睛有時發出閃光。在她的蒼白色的面上浮泛着微紅。）

克端我替你拿雪茄來。

勃朗 不，不敢當！（急忙跟着她，自己從書架上取下雪茄烟匣子。）

克端 請自便。

勃朗 （對克端望着。）我不歡喜在這裏吸烟。

克端 你吸了烟反使我歡喜。我很歡喜烟的氣味。

勃朗 那末……（點着雪茄。）

克端 請你一點不要拘束，像你平日一樣——唉，你這不好的人，你整個星期不到這裏到底是什麼意思？

勃朗 我以爲約翰不需要我。

克端 但是你能……？

勃朗 他現在有密斯安娜馬爾同他在一起了。

克端 你怎能這樣說？

勃朗 他自己說他的朋友們可以走開了。

克端 你知道他匆忙的脾氣。那句話其實並沒有什麼意義的。

勃朗 在這一點我和你的意見很不相同。並且我們很知道這種變動是受了誰的影響。密斯馬爾許是一個聰明的婦人，但是她是一個果斷的而且是自私自利的，對於她的目的追求毫無有什麼顧忌的婦人，是毫無疑義的。她怕我，她很知道她對於我不能有什麼影響。

克端 但是她的目的何在？……

勃朗 誰曉得她要約翰什麼呢？我不配她。我不是適宜於她的人物。

克端 但是我真的沒有注意到……

勃朗 （起立。）我不願到討厭我的人的地方去。我離開這裏也是由於約翰的請求。如若你們沒有用我之處，我還是要回去的。

克端 （急急地并且用力着說。）安娜今天走。

勃朗 真的，她要走了？

克端 是的，並且這是爲什麼我要請你來的緣故，勃朗先生……忽然間使約翰沒有一個人作伴，一定是很不好的。你必須以後還是常常來，勃朗先生不要對他有什麼惡意——我是從那一天他對你說的幾句莽撞的話。我們知道他。我們知道他實在是一個熱心的人。

勃朗 我不是容易生氣的人，不過……

克端 現在不要去說那個了，勃朗先生。現在你是在這裏，請你留在這裏，讓我們快快樂樂過一天吧。

勃朗 我不能那樣做，但是也許我以後還能回來。

克端 那末請你設法回來，當安娜小姐離此之後。你不知道這裏從此以後將怎樣的有趣，怎樣的快樂。我的眼睛已經看到了許多東西。我們將大家消磨一個和平而且快適的冬季。——並且此外我還要問你一件事。（似乎說笑話的樣子。）我去找一點錢。是的，我

認真的說！我們，我們婦人，不是也要工作嗎？

勃朗 怎麼你忽然想到這裏？

克端 我想那是很有趣的，勃朗先生。

勃朗 空說找錢是很容易的。

克端 我能够在磁器上描畫。我曾經畫過碗碟。如若那樣不行，我還能刺繡——刺在麻布上，

你知道——美麗的字母。

勃朗 自然你不過說說笑話的。

克端 不要那樣確定！

勃朗 如若你不是更加分明地說明，我真不能……

克端 (忘記了自己。) 你能够保守祕密嗎？——但是，不，不，事情是這樣——有這麼許多要

求放在人們的肩膀上……不是每個人都有計算金錢的才能嗎？

勃朗 唯有約翰最缺乏這種才能。

克端 是——不……這是說——太計算清楚了，也沒有什麼好處。一個人只要確實知道沒

有虧缺就够了。

勃朗 你想你能够找到那麼許多嗎……我預先對你說了罷，你那樣做不過損失時間，自討

苦吃。

克端 也許我每年能够找到一千二百馬克。

勃朗 一千二百馬克！很難——爲什麼準要一千二百馬克？

克端 因爲我需要那麼許多。

勃朗 難道約翰又做了什麼慈善事業嗎？

克端 不，不自然不。

勃朗 那末是拿來幫助安娜的了？

克端 不，不！這話怎講？你怎能夢想到這種事？我不再說了——一句話也不說了，勃朗先生！

勃朗 （拿了他的帽子。）恐怕我不能有什麼幫助。那真要……

克端 很好；那末我們再不去說牠了。但你還來嗎？

勃朗  
（預備走路。）自然的——約翰夫人，這一次的談話是當真的嗎？

克端  
（強笑着，可是眼淚充滿了她的眼眶。）不，不！我不過說說笑話。（一半急迫地，一半遊戲地，目送着勃朗。）現在，你去吧，勃朗先生，去吧。（再不能管束她的情感了，奔入寢室。）  
（勃朗沈思地走出。）

（華克拉夫人入，帶着一大碟蘋果。她坐在室前，開始削牠們的外皮。）

（克端又入，坐在寫字桌前。）

華夫人  
（搖着碟內的蘋果。）克端，我們又要得到一點安靜的生活了，這不好嗎？

克端  
（俯伏在賬目上。）請你不要對我說閒話，媽媽：我必須思索。

華夫人  
我沒有注意到——我不來攪擾你——她將到那裏去？

克端  
到除里去，我想。

華夫人  
是的，是的。那正是她的地方。

克端  
爲什麼，媽媽，我知道你很歡喜她。

華夫人 我沒有；我並不愛她；我覺得她太新了。

克端 哦，母親！

華夫人 袖子上有了破洞而還能走來走去有三天之久的女孩子，我想我決不至於歡喜她。

（約翰帶着帽子從走廊上入。急急忙忙走向書房去。）

克端 約翰！

唔。

克端 也要我到火車站上去嗎？

約翰 （聳着他的肩。）隨你自己的便。（退入書房內。）

（略頓。）

華夫人 他做什麼？（已經削好了她的蘋果；起立。）是的，這正是我恢復原狀的時候——外邊的人已經在說話了。

克端 說什麼？

華夫人 我不知道。我不過說……此外還要花錢。

克端 三個人的東西四個人吃，我覺得沒有多大差別，母親。

華夫人 那固然不錯，克端，但是麵包屑可以做成麵包。

（約翰又入。他坐下，絞着他的腿，翻閱着一本書。）

約翰 可惡的東西，這些火車站上的職員！做站長的人一天到晚只是喝酒。并且傲慢得像……

：唉！

克端 特別快車幾時開？不要發氣，約翰！

約翰 可厭的洞穴！（用力合着他的書跳起來。）我不願再住在這裏了。

華夫人 這所房子你預定租住四年的，我的兒。

約翰 祇因為我的不幸，我的愚蠢，租定了四年的房子，我就去做傻子嗎？

華夫人 你從前決定要到鄉下來居住，現在六個月也沒有到，就覺得什麼都不是了。

約翰 在瑞士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的居間。

華夫人 小孩子呢？他將怎樣？我們也把他拖來拖去嗎？

約翰 在瑞士不但有益於我們的身體，而且也有益於他的身體。

華夫人 我的兒，就是你要到月的世界裏去，也是可以的。隨你怎樣，你可以不必管到我的。像我

這樣的老太婆并不希望人家的注意（由通達前廳的門出。）

（略頓）

約翰 （歎息。）我告訴你，好人，你最好留心些。

克端 你怎會想着到瑞士去，約翰？

約翰 不錯；你表面竭力裝着天真的樣子。（模倣她。）『你怎會想着到瑞士去？』我知道那一

點小花頭——把紆曲放在坦白的上面。我知道你想的什麼。并且你所想的是不錯的。

我喜歡到密斯安娜所在的地方。這毫無有什麼不自然——沒有一樣東西能夠阻止

我去公然地這樣說。

克端 約翰，你今天很是奇怪。這樣奇怪……我還是走開的好。

約翰  
（迅速地。）我就走了。（由走廊出。）

克端  
（歎息着而且搖着她的頭。）唉！唉！

（馬爾入。她把帽子、皮包與外套放在椅子上。）

馬爾  
我已經預備好了。（向克端。）我們現在還有多少時候？

克端  
至少還有三刻鐘。

馬爾  
祇有這一點時間了？我在這裏真是快活。（握着克端的手。）

克端  
時間過的真快。

馬爾  
現在我要到除里去把我自己埋葬在工作的中間了。工作，工作，沒有別的。

克端  
讓我給你一點東西吃。

馬爾  
不，謝謝你；我吃不下什麼。（略頓。）我願向你們早早的告辭！我怕有許多送別的人，發

出無窮的問題，使我接連着把同樣的應酬話回答他們！（寒冷的戰顫。）你肯寫信給

我嗎？

克端 哦，自然！但是我沒有多少話可說。

馬爾 你肯給我一張你的照片嗎？

克端 很願意。（她在寫字檯的抽斗內尋找着。）但是這是一張陳舊的。

馬爾 （輕輕拍着她的頸，差不多是憐憫的樣子。）這樣細小的頸項！

克端 （還是尋找着，旋轉她的頭，悲哀地笑。）因為用不到他攜帶重笨的東西，安娜。喲——

這一張是了。（把照片給安娜。）

馬爾 很好，很好！你知道裏面有華先生嗎？——我真喜歡你們。

克端 我不知道裏面有沒有？

馬爾 找一下看，克端，親愛的；請你找一下，找到嗎？——是的？

克端 是的，還有一張在這裏。

馬爾 肯給我嗎？

克端 自然，安娜，拿去吧。

馬爾 (急急把照片放進她的袋裏。) 我知道，我將不久被你們大家所忘却的。唔，克端！克

端！(抱着克端的頭頸而哭泣。)

不，安娜，不會有這種事。我將常常記到你，安娜；並且……

還有一點愛我的心嗎？

是的，安娜，是的。

真的愛我，克端？

我不知道你的真的是什麼意思？

你覺得我要去了，所以快活嗎？

你說什麼話，安娜？

(又離開了克端。) 是的，是的。我離開這裏總是好的。華克拉媽媽也不再愛我了。

沒有這樣事。

有的，克端，有的。(在桌旁坐下。) 你不必來說服我。(忘記了她自己——從她的袋裏

取出照片，凝視着。）在嘴的旁邊有這樣深的皺紋。  
誰的？

馬爾

約翰的。這是不快樂的皺紋——由於寂寞來的。一個寂寞的人往往忍受從他人來的

許多痛苦……你們倆怎樣認識的？

克端

哦，那是……

馬爾

那時他還是一個學生？

克端

是的，安娜。

馬爾

你那時年紀還輕，是嗎？

克端

（面赤，手足不知所措的樣子。）至少我……

馬爾

（也覺得行動很生硬的。）克端，克端！（她把照片放進袋裏。起立。）我現在必須去了

嗎？

克端

不，還早。

馬爾 還早？你說還早嗎？（坐在鋼琴的前面。）你不能彈嗎？（克端搖首。）也不能唱嗎？（克

端又搖首。）但是約翰歡喜音樂，不是嗎？——我從前能彈並且也能唱。可是這類事我

好久沒有做過了。（突然起立。）不要去管牠！我們已經享樂過的我們已經享樂過了。

我們不要太貪婪了。過去的一切中最值得紀念的事，對於我們是有一種香氣，一種餘韻，一種引力的。是嗎，克端？

克端 我不知道。

馬爾 還是聞起來異常甜蜜的東西，不常是完全的純粹的甜蜜。

克端 那也許是的。

馬爾 我知道的確是的。哦！自由！自由！人類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自由——沒有國家，沒有家庭，

沒有朋友。——現在一定是去的時候了。

克端 還沒有，安娜。

馬爾 我到除里太早了，太早一個星期。

克端 真的！

馬爾 如果立刻能够開始我的工作！（突然抱着克端的頸；啜泣着。）唉，我是這樣的不快樂；

這樣怕懼未來！

克端 可憐的，可憐的安娜！

馬爾 （立刻又離開了克端的擁抱。）但是我必須去了。我必須。

（略頓。）

克端 安娜——在你離此之前——你肯給我一點指導嗎？

（悲哀的微笑，差不多很同情的。）親愛的克端！

克端 你有能力……他對於他有這樣好的影響。

馬爾 我有嗎？我真的有嗎？

克端 是的，安娜。并且——并且對我也。我有許多事情對你十分感激的。我曾經決定……指導我，安娜。

馬爾 我不能指導你。我怕那樣做。

克端 你怕？

馬爾 我太歡喜你了，克端，太歡喜你了。

克端 我能够幫一點忙嗎，安娜？

馬爾 你不必——你不能。

克端 也許我能。也許我知道你的痛苦是什麼？

馬爾 那末我的痛苦是什麼呢，蠢孩子？

克端 我說吧，但是……

馬爾 哼，胡說，胡說！我爲什麼要受苦？我到了這裏，現在又要去了。毫沒有什麼變故發生過。看呀，太陽真的又出來了。我們到花園裏去走一轉吧。這也沒有趣味，不論這樣，或是那樣，都是一樣。或是——啊，我還有幾句話要寫。

克端 這在這裏寫吧。（在寫字桌旁讓出一個位置。）不，我看見墨水和筆，都在約翰的房間

裏他出去了。你進去吧，安娜！（她替安娜開了門，自己留在她後面。）

（略頓。）

（約翰入。比從前更不安定了。）

約翰 天又下雨了。我們應該雇一輛馬車。

克端 現在去雇太晚了。

約翰 是的，很不幸的。

克端 勃朗到過這裏。

約翰 那和我完全沒有關係。他要什麼？

克端 他還是想照常到這裏，恢復你們舊日的交情。

約翰 （苦笑。）奇怪！那是恐怕來引誘我的……我們差一個人去——快一點？無論如何

……

克端 雇一輛馬車，約翰從這裏到車站只有一段路。

約翰 但是這樣壞的路，我們簡直不能走。這實在是  
最不利於出門的天氣。

克端 她一進了火車，就什麼問題沒有了。

約翰 是的，在擁擠的三等車中拖着溼透的雙腳。

克端 她自然會坐到婦女專用車裏去的。

約翰 你至少該給她一個暖腳的東西吧。

克端 是的，是的！你說的不錯。我也想到過那個。

約翰 真的——這種的結束實在太可憐了。

（克端不答。）

約翰 我敢斷定她是很願再住幾天的。

克端 （略停之後。）但是你請求過她。

約翰 （更急忙她。）是的，我請求過她。但是你們沒有——你和母親。你沒有說什麼，自然她

注意到那一點。

克端 唔，約翰……不，不，我並不這樣想……

約翰 兩個人立在旁邊——完全裝啞——叫人家怎好堅請呢？這對於一個人的願望如像

一盆冷水……但是我不能看着她像這樣，在風雨與黑暗的中間，被人家趕出去。

克端 （怯生生地並且親熱地走到他那裏。）不，不，約翰！不要用錯誤的眼光觀察事情。並且

請你不要常常把我當作這樣壞。這完全不是趕她出去的問題，約翰。

約翰 你和母親是沒有十分精細的感情的。你們看不到。這在我似乎我們簡直開了門請她

出去。『你在這裏很久了，你走吧！無論你走到那裏去——在這廣漠的世界！上盡你的

能力做去吧！去游泳吧，如若你能！』我看來是這樣，克端。我們祇是費了一點氣力表現

了一些冷淡的憐憫！

克端 不，約翰！我們至少已經把事物安排妥當不使有什麼困難了。

約翰 你怎麼知道她會從我們這裏接受牠呢？就是她接受了——那對她又有多少幫助。金

錢是不能補足友誼的虧缺的。

克端 但是，約翰，她總有一天要去的。

約翰 克倫夫人也是這樣說，克端。她到了這裏，她做了我們的朋友，現在克倫夫人說這是我們分別的時候了。這種思想的方法實在是我不了解的。這是一種常常到一個人的前面，破壞一個人的生命的應該咀咒的胡說。

克端 那末你要她留在這裏嗎，約翰？

約翰 我不要什麼。我不過說，這是——我們這些原則不過是平常可鄙的，心腸狹窄的克倫夫人的崇拜。我可以對你說如若事情靠我一個人去做，——如若我不是被種種可憐的小計算所束縛的——我對於這些事情的安排就完全不相同。我將爲我自己設立一種內心的純潔的標準，我將有一種比了現在更其清潔的良心，那是你可以確定的！哦，約翰約翰！我開始覺得似乎——似乎你真的一點不要我了。

約翰 我不懂你的意思。

克端 似乎你不滿意我——我一個人。

約翰 哼！上帝保佑我們！不——真的——相信我——這是最後的一步了！我的神經不是鐵

打的。這是出於我的忍耐力之外的。（退到花園內去了。）

（華克拉夫人入，手中捧着一杯牛肉茶；她把茶杯放在桌上。）

華夫人 這是給馬爾小姐喝的。

克端 （以絕望的姿勢奔到華克拉夫人身旁，抱着她的頸項啜泣着。）母親，母親！我必須去

——離開這裏——走出這所房子——離開你們大家。這是出於我的忍耐力之外的，

母親，出於我的忍耐力之外的！

華夫人 啣！我的兒，什麼事？什麼……誰使你……

克端 （憤怒他替着失望。）不，我不至於那樣無用。我不願受人家的這樣的欺侮。我不願被

人家就是這樣拋出去。母親，我必須就在這一刻走開去。坐了輪船——到亞美利加

——到任何地方，祇是走開——到英吉利，那裏沒有人知道我，那裏……

華夫人 我的好孩子！——到亞美利加！什麼話！你發瘋了嗎？你要離開你的丈夫，離開你的兒子。



克端 (竭力支撐着，不使昏倒。) 不，母親！不，母親！我……我……

華夫人 克端，起來——來！誰在來了。來！(和克端退入寢室。)

(約翰從走廊入。華夫人推開寢室的門。)

華夫人 唔，是你，約翰！(入，勉強壓制着她的過度的情緒；裝出尋找着什麼的樣子。)

華夫人 唉，我的兒！

約翰 什麼，母親！

華夫人 沒有什麼。(約翰疑惑地望着她。) 那是什麼，約翰？

約翰 這在我似乎你……我必須說我不歡喜人家管我。

華夫人 約翰，約翰！冬天來了，於你很有好處。你的樣子不過……你對我從沒有這樣粗魯的。你所需要的是休息。

約翰 是的，是的，自然的！你們比了我自己更知道什麼是於我有益的。

華夫人 況且克端也是，她也尙還沒有好全。

約翰 安娜自然並沒有煩擾過她。

華夫人 也許沒有。但是你也必須記好我現在是一個老太婆了——不論我怎樣願意，我的老骨頭却時常會罷工的。

約翰 但是我們並不需要你工作；我已經對你說過幾百次。這裏有很多僕人。

華夫人 無論如何，這是馬爾小姐回去做事的時候了。

約翰 那是她的事。

華夫人 不，我並不這樣想。太過的事是可以發生的。這種事我們已經有的很够了。她在這裏已經很久。

約翰 你這樣奇特的說法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華夫人 你想要馬爾小姐留在這裏，並且……

約翰 並且我真的要這樣做呢。我確確實實要這樣做——確確實實……你有反對的理由嗎，母親？

華夫人 (警告地) 好孩子, 好孩子!

約翰 不, 母親! 這真是……大家都要以爲我犯了罪。這是甚於……

華夫人 (很慈祥的想去說服他的態度) 好了, 我的孩子, 不要這樣無理! 聽我的話! 記好我是你的母親。我說話是爲了你的好。沒有一個人比了我更願爲你盡力的。我知道你是很光明磊落的人——但是我們是軟弱人, 約翰, 我們中最好的……並且克端自己苦惱着他自己——並且……

約翰 (笑) 不要難受, 母親, 但是我不能不笑。笑是唯一應付的方法, 這太可笑了。

華夫人 約翰, 約翰! 比你更強的人已經落進陷阱去了。在一個人知道牠之前, 爲時已經太晚了。

約翰 母親! 除非你們要驅迫我使我失去自我的感覺, 那末你決不對我這樣說。爲了上帝的緣故, 請你不要提起這些事使我紛亂, 使我莫名其妙。請你不要驅迫到我從沒有想過的地位; 我懇求你!

華夫人 我想你自己知道你所做的事, 約翰! 我不過說——留心!

（華夫人退入寢室內。馬爾又入。）

馬爾（看見了約翰。）你在這裏，華先生！（從滿衣着她的東西的椅子上拿起她的雨衣，穿

着。）我們必須去了。

約翰（急急幫着她。）就要這樣了嗎？

馬爾（扣着她的外套。）你所說過的——你肯立刻把她寄給我嗎？

約翰是的，我不會忘記。但是，密斯安娜，你至少應該給我一點小小的安樂吧。你肯讓我們應用一點朋友的特權嗎？

馬爾你使我難過，華先生。

約翰那末我不再說牠了。但是你答應我——如若你有什麼困難發生時——別人可以幫助你的，自然我們也可以幫助你。（走到寢室門前，喊着。）母親！克端！

（華克拉夫人與克端入。）

馬爾（吻着華克拉夫人的手。）多謝，多謝！（克端與安娜互相親蜜的抱吻着。）我的親愛

的，和善的克端！——你不忘記寫信嗎？

華夫人 我希望你一路順利，安娜小姐。

克端 是的——並且希望你——（她啜泣着）——希望你快樂。不要……（已泣不成聲）

（約翰提着安娜的皮包。華克拉夫人與克端送他們到走廊上，在那裏她們碰到送別安娜的勃朗。普通的送別禮。華克拉夫人，克端和勃朗留在走廊上，克端揚着手帕子。不久他們又進來了。）

華夫人 （安慰着還是啜泣着的克端。）孩子，孩子！安慰你自己！她就會忘却這個——她還年輕。

克端 她那雙悲哀的眼睛使我難受。唔，她受了怎樣的痛苦呀！

華夫人 人生不是對於任何人都是薔薇花的牀，親愛的克端。

克端 唔，充滿了愁苦的這個討厭的世界！

（退入寢室。）

(略頓)

華夫人 她終究沒有喝過這杯牛肉茶。(捧起茶杯預備安放到外面去，走到勃朗的前面停頓

了下來。)勃朗先生，我不能不告訴你我在這最後的十分鐘內，經過了怎樣的勞苦：

：是的……(她向門口走了幾步，忽然間被疲勞所捉住，不能不坐了下來。)牠現在影響我的身體了。我在四肢中感覺到牠。我已經一點氣力都沒有了。

勃朗 什麼事情發生了，華克拉夫人？

華夫人 我並不訴苦。如若沒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我就不說一句話。這是從我們天上的上帝送

來的一種警告——並且我——已經了解了……你也是一個沒有上帝的人！是的，是的！但是請你聽一個有經驗的婦人的話吧，勃朗先生——我們沒有上帝是不成的。遲早我們總會走錯了路，並且墮落的。(略頓。)我不過是——(她想起立，但還是沒有力氣。)是的，我現在開始感覺到牠了。誰知道牠將使我受到怎樣的損害？(諦聽着前廳的聲音。)誰在那裏？不是有人在階沿上嗎？我忘記了——明天是我們洗濯的日子。

子女僕們拿洗濯的東西來了。我們現在很安靜，很可以做一點事。（略頓。）你看，有這  
樣品格的一個人——有氣概而且無疵可尋像約翰這樣的一個人——你看，因為自  
己相信自己的氣力陷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很誇張地說：我們的宗教是行爲的宗教。你  
看牠的結果怎樣。上帝把牠們吹落了下來，這些我們的紙造的房子。

（約翰急急從前廳入，慌張而且心不定的樣子。）

約翰 喂，她已經決定留在這裏了。

華夫人 （不懂。）留在這裏，約翰！怎樣？

約翰 自然在這裏多住幾天，母親。

華夫人 （被刺的樣子。）安娜小姐已經回來……她在那裏？

約翰 她在她的房間內，母親。我真不懂……

華夫人 你終究那樣做了？

約翰 我請你不要這樣大驚小怪……

華夫人 (起立；命令的語氣。) 約翰！聽我的話！(語氣加重。) 馬爾小姐的居留地已經不在這裏了。我老實對你說她必須離開這裏。我非要你這樣做不可。

約翰 母親，我們現在在誰的房子內呀？

華夫人 唔，我沒有忘却。我知道的太久了。我們是在一個人的房子內，那個人已經忘記了什麼是人子的義務……並且因爲了你的話使我記起了牠……自然的，自然的——我對於這個，這個人可以退讓！

約翰 母親，你對宓斯安娜所說的話，不是我所敢聽從的。

華夫人 你對你的母親所說的話却犯了聖書的第五戒。

約翰 我將控制我自己，母親。但是我一定要請求你們替我的心想想。我不能替我自解，如若你不……如若你硬迫着我，我也許會做出將來無法補救的事情。

華夫人 自殺的人是永久犯了罪的。

約翰 我不能不那樣。這正是爲什麼你應該注意你現在所做的事的緣故。

華夫人 我不管這事了，我要去。

約翰 母親！

華夫人 不是這個人離開這裏便是我離開這裏。

約翰 母親，你所要求的決乎辦不到。我要她改變計劃曾經了很大的氣力。現在要我到她那裏并且……我還是自殺的好。

華夫人 （驟然的下了決心。）很好——那末我來去。我將把我的意見很明白的告訴她——  
這個惡毒的媚人精……她把你平平穩穩的拉進了她的網裏了。

約翰 （攔住華克拉夫人。）你不應該走近她，母親！她是在我的保護之下，我不願她受任何人的恥辱。

勃朗 約翰，我說，約翰……

華夫人 我現在看到了——我的兒——事情到了怎樣的程度。

（從走廊門退出。）

勃朗 約翰，你到底碰到了什麼鬼？

約翰 不要管我——你們這些魂靈的戕賊者！

勃朗 不要發傻，約翰。你知道我勃朗的。我並不想對你說教。

約翰 你們的勸告是卑下的。你們所加於我的是道德的壓迫。我是在苦悶的中間。請你不要

對我說一句話。

勃朗 這不成，這不成，約翰！這不是沈默的時候。這是你必須說明你自己的立腳點的時候。請

你稍爲安靜些。

約翰 你們要知道的是什麼？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我的好朋友們，我無論如何不想把我的

純潔證明給你們看。我的自傲心不許我這樣做，勃朗……一想起這種事我的心中就

充滿了厭惡！

勃朗 約翰，我對於這件事的觀察是完全沒有偏見的。

約翰 你歡喜怎樣觀察就怎樣觀察。我只是請你不要做聲。因爲你的每一句話如像一下的

鞭子打在我的面上。

勃朗 你必須承認，約翰，你現在是在玩弄着火。

約翰 我決不承認什麼。我和密斯安娜的關係不是你們這種人所能判斷的。

勃朗 可是你不能否認你對於你的家庭有相當的義務。

約翰 你也不能否認我對我自己也有相當的義務。是的，勃朗！你們平日最歡喜鼓吹自由的

法螺——但是現在，當我走了自由的第一步，你們就怕了，你們就講到義務了，你們：

勃朗 那完全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曉得什麼叫做義務！我不過要你看到事情的本身——要

你了解這是決定歸依安娜，還是歸依你的家庭的問題。

約翰 我真要以爲你的腦袋不在頭上了。你們真要我相信不存在的利害的衝突嗎？你所

說的話是不確實的。這件事並不要什麼決定。安娜和我的關係不是克端和我的關係

——其間並沒有什麼衝突。我對於安娜祇是友誼的關係！這種友誼是由於我們精神

上有類似的素質來的，是由於知識上有類似的發達來的。因爲這種緣故我們雖不被

人家所了解，可是我們還是互相了解的。她所了解我的是你和我的其他的朋友所不能了解的。自從她到這裏以來，我似乎又是一個人了。勇敢與自信又回復轉來了。我感覺到了創造的力量。並且我覺得這都是她的助力——我覺得她於我的發展上是必要的。朋友的關係，你知道。男女之間的友誼難道是不可能的嗎？

勃朗

你不要動氣因為我那樣說，約翰，但是你從不能夠直看到事實的真相。

約翰

你們這些人，不知道你們自己在做些什麼，我告訴你。你們用我所踐踏的，可憐的卑下的尺度來衡量他人。如若你還想到我，請你不要干涉我。你不知道我的心中動作着的是什麼。許要發生的危險，並不因為你們的攻擊就不發生了。但是我已經打定主意不越過道為生命的必需品的約束了。我心已決，你懂得嗎？

勃朗

這又是你的老毛病。你是在調和着不能和的東西。照我的眼光所能看到的，你應該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到她那裏，明明白白告訴她事實的真相，並且請她離開這裏。

約翰

你說完了嗎？沒有話了嗎？好，我告訴你——（眼睛發着光；每一個字都用力着說）——

我不想做你和我的母親所要做的事！我現在不是以前的人了，勃朗。我被另一種精神支配着；你和你的意見已經對我沒有一點力量了。我已經發現了我自己，並且我想做我自己的人，不管你們對我怎樣。

（忽忽退入書房間。勃朗聳着他的肩。）

## 第四幕

時間——下午四時至五時。華克拉夫人與克端坐在桌旁。克端縫着孩子的襯衣，華夫人編着什麼。克端的面色異常蒼白，很有病態。幾秒鐘之後約翰從書房入，肩上披着夏天的外套，帽子歪斜在頭上。

約翰 安娜出去了嗎？

華夫人 （用鼻聲。）是的，剛纔出去。

約翰 （走到克端的前面，吻着她的前額。）你有沒有每天按時吃着你的藥？

華夫人 那種藥有什麼效用！我知道比了藥更有用的東西。

約翰 母親，你又來了！

華夫人 我不再說了。

克端 是的，是的！我每天吃着牠。但是我真的沒有什麼病。

約翰 你今天的確好看了一點。

克端 我自己也覺得好了一點。

約翰 那末請你自己保重。再見；我們不久要回來的。

克端 你們去的遠嗎？

約翰 不過在森林裏散散步罷了。再見！（由走廊出。）

（略頓。火車的奔跑與汽笛的聲音可以聽到，後面接連着火車站的遼遠的鐘聲。）  
聽呵！火車站上的鐘。

克端 是的，今天的風一定是從那個方向吹來的，母親。（放下她的東西，開始夢想。）

華夫人 （對她望着。）你在想些什麼，親愛的克端？

克端 （從新拿起她的東西。）哦！——想到許許多多東西。

華夫人 你說說看。

克端 我正在想世界上真沒有沒有後悔的人沒有。

華夫人 沒有的，克端，你可以斷定沒有的。

克端 （把她的東西拿到她婆婆的前面。）這裏要不要縫起來，母親？（放開那件襯衣。）我想這已經够長了。

華夫人 太長比太短要好些。小孩子長大的快。

（兩人忙忙碌碌的工作着。略頓。）

克端 （繼續縫紉着。）我覺得約翰時常有許多痛苦壓迫着他。我對他很是抱歉。但是一個  
人對於自己的本性總是無能為力的——這正是可悲的地方。（發出一種短促的苦  
笑。）我太確定了。我不大知道我自己。（歎息着。）縫着這件小襯衣使我想起了在苛  
那亨勿萊養育院中的一個老年看護婦，她曾經縫了她自己的死後的衣服，放在她的  
箱子內差不多有許多年。她曾經有一次把牠給我看過。那很使我感到憂鬱。

華夫人 愚傻的老太婆！

（略頓。）

克端 (縫着。)彼得這孩子真好！我昨天帶他進來，把幾張圖給他看。當我們看着牠們時，他

說：『蝴蝶是丈夫，蜻蜓是妻子；對不對，我的叔母克端？』 (華夫人開心地笑着。)

克端 有趣的小東西！於是他輕輕彈着我的眼球，問道：『眼睛是不是睡在裏面的？』

華夫人 小孩子有時有美麗的幻想。

克端 (帶着抑鬱的笑容。)他還是稱手帕子做手柏子，於是我就笑他。

華夫人 手柏子！(笑。)

克端 (她的東西落在膝上。)小孩子也有怎樣的悲哀呵！我記得當我小時，每一次走過馬鈴薯的田，我常常誠懇地祝禱：『唔，上帝呵！讓我找到一隻大的死的風娥；只要一隻！』但是我從沒有找到過。(她起立，疲倦了，歎息着。)一個人大了就有其他的失望。

華夫人 你到那裏去，再靜坐一下？

克端 我必須去看看孩子醒了沒有。

華夫人 克端，你不要不安定！你知道他有人看管着。

克端 (立定着，她的手掠着她的前額。) 不要管我，媽媽。我必須思索。

華夫人 (和善地忠告她。) 那正是你不應該的來——再告訴我一點別的東西。(使她從新

坐下，克端並不抵抗。) 這裏——再坐在這裏。當約翰小時，他也時常說起有趣的東西。

克端 (似乎做夢一般坐下，她張大了的眼睛固定在鋼琴上面的肖像畫像。) 穿着長衣的

親愛的爸爸！他永久沒有想到他的女兒……(她的聲音被眼淚所梗塞。)

華夫人 (望着她。) 克端，親愛的克端！

克端 (很艱難地說着。) 請，請不要對我說話。

(兩人靜靜工作着有一忽兒。)

克端 (縫着。) 當約翰生長下地時，你快樂嗎？

華夫人 我想我是快樂的！你生產腓力時不嗎？

克端 我真不知道。(又起立。) 我真的必須去睡一刻了。

華夫人 (也起立，拍着克端的手。) 是的，親愛的，如若你覺得不好過。

克端 握着我的手，母親。

華夫人 (握了她的手。) 什麼，像冰一般冷，孩子！

克端 拿這隻針。(把針授給她。)

華夫人 (遲疑着。) 要我把牠來做什麼？

克端 看！(把針急刺着她的手心有好幾次。)

華夫人 (拿着她的手。) 好孩子！你在做什麼？

克端 (微笑。) 我一點也不覺到痛。我完全不覺到什麼。

華夫人 愚蠢的癡想！來！你還是去睡一下的好。

(引克端進寢室，略略支持着她。)

(一刻後，勃朗入。他脫下他的帽子與外衣把牠們掛在鈎子上。)

華夫人 (從寢室門外望。) 唔，是你，勃朗先生。

勃朗 晨安，華克拉夫人。

華夫人 我就來了。（不見了；不久入，急急走到勃朗的前面，把一通電報放在他的手裏。）請你指教，勃朗先生！（不安定地注意着他的臉上的表情，當他讀着那電報時。）

勃朗 （讀竟。）你把事情的真相告訴給華先生沒有？

華夫人 還沒有！我不能那樣做。我信上說我很願意他來，因為……因為我說不定我將留此多久，並且因為克端的身體還沒有全愈——其餘一點也沒有說，就是安娜還在這裏話也沒有說。

勃朗 （略略反省了一下，聳着他的肩。）其實也沒有什麼話可說。

華夫人 （更不安定了。）你以為我做錯了嗎？——你以為我還是不寫的好嗎？但是克端在我的眼睛前面消瘦下去了！如若她一睡倒，那末……我不曉得結果將怎樣。就是現在，她也常常要躺下。這一刻她已經躺着。我再不能忍耐了，勃朗先生。這種責任我一個人實在負擔不起。（她擦着她的眼睛。）

勃朗 （看着電報。）華克拉先生坐六點鐘的火車到這裏現在什麼時候了？

華夫人 還不到四點半鐘。

勃朗 (片刻的沈思之後。) 一星期來沒有什麼變化嗎?

華夫人 (絕望地搖着她的頭。) 沒有。

勃朗 她毫沒有去意表示出來嗎?

華夫人 一點也沒有，至於約翰，他已經完全着魔了。從前他雖是常常容易發氣，但是結果他總是做了人家所要做的。現在他的所見所聞只有這個婦人——母親和妻子在他已經沒有存在了。勃朗先生，叫我怎麼辦呢？我整晚的醒着。我各方面都想到。我不知道要怎樣去辦！(停頓。)

勃朗 我真不知道華克拉先生的來有什麼幫助。這不過更使約翰惱怒罷了……後來他將不得不……我有時覺得如若沒有人去管他，他許會自己找到一條光明的路。

華夫人 這正是我所想過的，勃朗先生。這是為什麼當他把安娜第二次帶進來時我忍耐着不做聲的緣故。這是為什麼我留在這裏不肯走開的緣故。那曉得事情愈弄愈糟了。現在

誰也不敢張開嘴說起這件事。就是在克端前面我也不敢提起。我將怎麼辦呢？

勃朗

約翰夫人從沒有對她的丈夫提起這件事嗎？

華夫人

是的，只有一次——他們躺在牀上醒了半夜。只有上帝知道他們倆中間發生了怎麼事。但是克端太忍耐了。當我說什麼話時，她總幫忙着她的丈夫。就是我們所說到的這一個……這個……婦人她也不十分了解。她也正式幫她的忙哩！

（略頓。）

勃朗

我不知道如若我親對安娜說（略頓。）有什麼效用沒有？

華夫人

（急答。）我相信有的。

勃朗

我有一次曾經想到寫信給她……但是老實說，華克拉夫人，我覺得華克拉先生對於這事的干涉不但無益而且有害。

華夫人

唉，唉！但是除了這一條路，叫我還有什麼辦法呢？哦，勃朗先生……如若你肯對她直說呢！（安娜與約翰的聲音。）不！我現在不能見她！（從前廳的門退出。）

（勃朗遲疑着。因為沒有人立刻出來，他也退入前廳去了。）

（馬爾從走廊入。）

馬爾（脫下她的帽子。從開着的門口對着尙還沒有從走廊進來的約翰說話。）有什麼有

趣味的事情發生了嗎？

約翰一定有什麼事發生了。那邊船裏有一個警察。（入。）也許又有什麼人溺斃了。

馬爾爲什麼開口就說這種不祥的話？

約翰這類事是常常發生的。這是危險的小湖。你拿着什麼，密斯安娜？

馬爾是長生草，華先生。我是想把牠帶回去做紀念的。

約翰是的，當你去時——但是那是用不到這樣急急的。

馬爾我不敢那樣確定。

（略頓。在這期間他們兩人在房間的兩端回來地慢慢的走着。）

馬爾現在天氣很早就黑了。

約翰 并且太陽一下去就很冷。要我點燈嗎？

馬爾 任你的便。不過我們不是可以享樂一點暮色嗎？（坐下。）

約翰 （也坐下了，稍稍離開着安娜。停頓。）薄暮正是懷舊的時候，不是嗎。

馬爾 也是幻想的時候。

約翰 是的。哦，怎樣美麗的幻想呀！

馬爾 是的。但是你知道一切最美麗的幻想的結果是怎樣的嗎？——我穿上玻璃的拖鞋

——踏在一塊石頭上——發出很響的聲音——玻璃鞋碎成片片。

約翰 （片刻的沈默。）那也不是不祥的話嗎？

馬爾 我並不這樣想。（起立，慢慢地走到鋼琴前，坐下，擦着她的手。）

約翰 （也起立，走了幾步，立定在安娜的後面。）替我彈一二節吧。我只要聽到任何簡單的

調子，就很滿足了。

馬爾 我不能彈。

約翰 (溫和的責備。) 喲，密斯安娜，你爲什麼那樣說？是因爲你不願意？

馬爾 我不彈鋼琴已經六年了；到今年春天我纔練習了一下；但是我所彈的都是悲哀的、絕望的小歌——那是我常常聽到我母親唱的——並且這種彈奏也不過爲了我自己的歡喜。

約翰 你肯替我唱一支這種悲哀的、絕望的小歌嗎？

馬爾 你又在和我開玩笑了。

約翰 我知道你決計不肯聽從我的話了。

(略頓。)

馬爾 是的，華先生，我是一個可憐的東西——充滿了幻想的。

約翰 我並沒有那樣說，密斯安娜。

(略頓。)

馬爾 (打開鋼琴，把她的手放在鍵盤上。沈思着。) 如若我知道一些愉快的東西 (約翰坐

在一隻很遠的壁角內，交叉着兩腳；他的手臂支在膝上，他的手捧到耳際。

馬爾

（她的手安放在膝上，慢慢說着，並且中間有些停頓。）我們所生活着的時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那些壓迫在人們的心上並且暗淡他們的生命的东西，我覺得一點一點消滅了。你以為是嗎，華先生？

約翰

（清除着他的喉嚨。）這話怎講？

馬爾

從前在一方面，我們受到不安定與疑懼的壓迫，在另一方面，我們受到抑鬱的狂信的壓迫，現在這些誇張的感情，因為受到了清新的空氣的影響，漸漸平靜下去了。這種清新的空氣流，我們可以說是從二十世紀吹來的。你也不覺得這樣嗎，華先生？譬如像勃朗那樣的人祇使我想起了在太陽中的夜鶉。

約翰

我不知道，密斯馬爾！你說勃朗的話是很不錯的。但是我並不覺得在人生中我們已經達到了真正幸福的目標。我不知道……

馬爾

這和我們個人的運命——我們的小運命——沒有關係，華先生！

（略頓。安娜彈着一個音符。）

（等到聲音銷滅之後。）怎樣？

華先生！

請你奏一曲！

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但是你不要發氣；你聽到之後還是要很平靜的。

什麼話？

我想我的時候已經到了。我要去了。

（約翰深深歎息着，起立，慢慢的走。）

華先生，我們也陷進了人類的弱點的過失中去了。我們必須要客觀地去觀看一切。我們必須要把我們自己看得渺小。

你真的必須走嗎？

（溫柔而又堅決）是的，華先生！

約翰 那我將比了從前要十倍的孤寂了。

(略頓)

約翰 但是我們現在不要說起那個。

馬爾 不，不過我必須告訴你，我已經寫信到除里，叫他們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等我了。

約翰 你真的……但是，密斯安娜，爲什麼這樣匆匆？

馬爾 有許多原因。

(略頓)

約翰 (走的更快並且更興奮了。) 一個人必須爲了呪咀的習慣犧牲他所得到的的一切嗎？人們不能了解使雙方得益的交際並不是罪惡嗎？父親母親因爲他們的兒子變成更好、更聰明的人，就遭到損失嗎？妻子因爲她的丈夫的精神的成長，就遭到損失嗎？

馬爾 (溫柔的譴責。) 華先生！華先生！請你也想一想不好的結果吧。

約翰 (更溫柔了。) 那末我不對嗎，密斯安娜？

馬爾 你是對的，也是錯的……你的雙親的見解，和你的是不相同的。克端的見解，又是和他

們不相同的。在這種地方，我覺得我們不能給他們判斷一切。

約翰 那在我們是很可怕的。

馬爾 在他們……在其餘的人也是很可怕的。

（略頓）

約翰 是的，但是你會經常常說一個人不應該受他人的意見的支配——一個人應該特立獨行的。

馬爾 除了他是依賴人的。

約翰 我承認。不幸我是依賴人的！但是你……你爲什麼管到人家呢？

馬爾 因爲我也學到了去管好他們。

（略頓）

馬爾 你會經常常對我說，你預想到了一種更新、更尊貴的男女的結合。

約翰

（熱烈地。）是的，我覺得這樣結合總有一天會來的——在這種結合裏占最重要位置的，是人的東西，而不是獸的束縛。那不是獸與獸的結合，而是人與人的結合。友誼是一種基礎，在這種基礎上，這種愛將要建築起美麗的、不變的、神奇建築物。並且我還預想到更多的東西——一種更尊貴的、更豐富的、更自由的東西。（停頓。轉向安娜。）如若天時不這麼黑暗，我想我可以看到你的微笑。是嗎？

馬爾

不，華先生——這一次我並沒有笑，雖是這些話——往往使說者沈醉其間的——常常使我發笑。可是讓我們假定在我們倆的關係中間果真有某種新的、尊貴的東西存在。

約翰

（悲哀了。）你能懷疑他嗎？你要我把牠告訴給你嗎？譬如你對於克端，除了這熱烈的愛感以外，還有別的感覺嗎？我對於她的愛情比從前減少了嗎？不，剛剛相反，牠變成更深沈的、更充實的了。

馬爾

但是除了我之外，有人會相信這種話嗎？這種話會不使克端不痛苦得要死嗎……讓

我們完全不要談起我們自己吧。讓我們假定在我們兩個人中間有一種新的、更完滿的、友誼的、情感的存在着，像預言的一般吧。這不過是一種感情，一種幼稚而且又太柔嫩的植物，必需要留心看護的。你以為然嗎，華先生？這種植物在我們一世裏長大完成的事是沒有希望的。我們不將看到或是嘗到牠的果子。但是我們可以爲了後代的子孫幫助牠的成長。我能够想像有這樣的一個人把這件事爲他畢生的工作的。

約翰

所以你斷定我們必須要分離的。

馬爾

我並不說到我們自己。但這是像你所說的……我們必須分離。別種念頭……有時也

走到我的腦筋中來……一瞬間的。但是我現在不能去想牠了。我也曾經感覺到牠是一件好事的預兆。並且自從那時起，我覺得舊日的在我們實在太可憐——太平凡了。這如像從山頂上的廣大的自由的境界墮落到一切都感覺到狹隘與接近的山叉口。  
(停頓)

約翰

但是假定這種理想的生活別不傷害別的人？

馬爾 那是不可能的。

約翰 什麼，如果克端真有這種能力——真能到達這種思想的水平線？

馬爾 就是克端能够和我共同生活——共同享受……我——我還不能相信我自己。在我

——在我們的中間，華先生，有某種東西反對着我們所夢想的這些純潔的關係的，這種東西最後是要表現牠的權力的。我們現在不點燈嗎？

（華克拉夫人從前廳拿着燈火上。）

華夫人 （回向前廳喊。）這裏還很暗。請你在那裏立一刻，勃朗先生，等到我把燈點好了你再

進來。我將把一切佈置好然後……

（約翰咳嗽着。）

華夫人 （驚跳了一下。）誰在那裏？

約翰 我們在這裏，母親。

華夫人 你，約翰？

約翰 密斯安娜同我，母親。誰在前廳裏？

華夫人 （發怒的樣子。）約翰，你爲什麼不把燈點起來。像這樣坐在黑暗裏——真是……

（點着燈，馬爾和約翰安靜着。）約翰！

約翰 唔，母親。

華夫人 你能够和我出去一刻嗎？我有話要對你講。

約翰 你不能在這裏對我講嗎，母親？

華夫人 如果你沒有功夫，那末老實說吧。

約翰 唔，母親！自然我會跟隨你來。對不起，密斯馬爾。（同華克拉夫人退入書房。）

馬爾 （開始彈着簡單的調子，和着琴音低低的唱。）『監獄的痛苦吸盡了青年的力量；你的傲慢的頭俯伏在運命的前面，你爲了你的人光明磊落地放下你的生命。』

（她停頓了。勃朗入。）

馬爾 （在鋼琴的凳子上轉過身來。）晚安，勃朗先生。

勃朗 我並不想來攪擾你。晚安，密斯馬爾。

馬爾 我們近來不常看到你，勃朗先生。

勃朗 哦，是這樣嗎？

馬爾 我聽到那句話已經好幾次了。

勃朗 誰說的？自然不是約翰，我敢斷定。

馬爾 不是約翰夫人說的。

勃朗 我知道——老實說，我……但是不，那些事現在都是比較不重要的了。

（停頓。）

馬爾 我想我們今天都很高興，如若能夠聽到一些有趣的事就妙了。一個人有時必須強爲

笑容。你知道什麼有趣的故事嗎，勃朗先生？

勃朗 不，老實說，我不知道。

馬爾 我不相信你什麼叫做笑。

（停頓。）

勃朗 密斯馬爾，我到這裏來，其實有重要的事對你講。

馬爾 你——對我？

勃朗 是的，密斯馬爾。

馬爾 （起立。）那末說吧，勃朗先生。我諦聽着呵。（走近桌旁解開一束長春草，把牠們這樣

那樣地安排着。）

勃朗 當我在巴黎認識你的時候，我正陷在內心的苦鬪的苦悶中間。那種苦悶實在是不必要的，因為用不用嚴肅的動機去繪畫的問題是最不是重要的。藝術是一種奢侈品，在今日做一個奢侈品的製作者，在任何境遇之下，是一種恥辱。在那個時候，你的影響，最

是能夠幫助我重新立起腳來的。所以我第一件要說的事是，在那個時候我就知道尊敬你，了解你了。

馬爾 （忙着安排着花束，同時輕率地說。）你說話說得並沒精巧，勃朗先生——可是，說下

去吧。

勃朗 如若這些話觸犯了你，密斯馬爾——那末我就自悔……那末我就不知道怎樣纔好了。

馬爾 那我很抱歉，勃朗先生。

勃朗 這在我是很痛苦而且不快的。一個人對於無論什麼事，如若不管牠們的結果怎樣，是可以讓他們自自然然發展開去的。但是是一個人不能……

馬爾 （哼着『紡呀，我的女兒，紡呀，紡呀！』的曲調。）美麗的小常春草——我是聽着呵，勃朗先生。

勃朗 當我看見你這樣時，密斯馬爾，我不能不覺到……你似乎一點也不知道……你似乎對於嚴重的事實毫沒有一點觀念。

（馬爾哼着『哈登羅色郎』“Haidenröslein”的曲調。）

勃朗 可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良心。我除了訴之於你的良心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密斯馬爾。

馬爾（略停之後，冷淡而且輕率地說。）你知道教皇李沃十世對於良心怎樣說嗎？

勃朗不，我不知道，並且在這個時候，這和我沒有一點關係的，密斯馬爾。

馬爾他說，良心是一隻強迫人們舉起兇器反抗自己的惡劣的野獸——但是我請你原諒！

我是用心聽着你的話。

勃朗我不知道，但是這件事在我看來，是很容易明白的。你不能不看到——全家庭的存在

是陷於一髮千鈞的危險了。我覺得我們只要對華克拉少奶奶一看，只要一看，就什麼懷疑都丟掉了。我不能不想……

馬爾（最後態度莊重了。）哦！這就是我們所要談的好，說下去，說下去！

勃朗是的，是你——你和約翰的關係。

馬爾（表示輕示他人的姿勢。）勃朗先生——我覺得我肯聽你的話一直到這裏，是因為你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出乎這個範圍的話，是再沒有人聽的了。

（短期的苦悶的沉默之後，勃朗取了他的帽子外套，帶着做了他所能做的人的表情

出去了。)

(一等到勃朗出去之後，馬爾立刻拋去她的花束，很興奮地在室內來回走了幾秒鐘。這樣她這沉靜了些，並且喝了一杯水。)

(華克拉夫人從前廳入。)

華夫人 (急急忙忙地向四周望着，當她知道室內沒有第三者時，她立刻走到安娜那裏。) 我

因為我的約翰，陷在可怕的困苦中了。你知道他有怎樣的烈性呵。我的心有一種重負壓迫着。我再不能負擔牠了，馬爾小姐。哦，安娜小姐！安娜小姐！

(以動人的請求的睇視看着安娜。)

馬爾 我知道你所要的東西。

華夫人 勃朗先生已經同你說過嗎？

(馬爾想說『是的』，但是她的聲音不從她。她忽然間啜泣了。)

華夫人 (竭力安慰她。) 安娜小姐！親愛的安娜小姐！我們不要失去我們的自制力。哦，如若約

翰來時，叫我們怎麼辦呢？叫我怎麼辦呢？哦，安娜小姐，安娜小姐！

馬爾 這不過是……我已經好了。你以後可以不再有困苦的原因了，華克拉夫人。

華夫人 我對你也很難過。如若不難過，我一定是一個殘酷的婦人。你所遇的都是艱難困苦的生活，這個我很感覺到的。但是約翰的事，是我的最大的事——我不能不那樣。而且你還很年輕，安娜小姐，很年輕。在你的年紀，什麼事都是很容易做的。

馬爾 事情弄到這樣，我覺得說不出的難過。

華夫人 我從前從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我不能記起我曾經待錯過了人的事。但是現在我不能不這樣了。這一件事我們沒有其他的出路可走——我並不在批判你，安娜小姐；我對你說話，不是一個婦人對別一個婦人說話；我是以母親的資格向你說話。（她的聲音被眼淚所梗塞了。）我以約翰的母親的資格，我求你把他交還給我！把她的孩子把一個不快樂的母親吧！（她倒在椅上，她的眼淚落在安娜的手上。）

馬爾 親愛的，親愛的華克拉夫人！這個……這個是可怕的——但是——我能够交還嗎？真

是我拿了什麼嗎？

華夫人 我們不必說那個。我想考察事情的真相，安娜小姐。我不想找出誘惑他的是什麼。我只

知道這個，在我的兒子的一生中，他從沒有表示過不好的傾向。這是我敢說的——直到今天，我不懂……（泣。）這是我一方面的推測，安娜小姐。

馬爾 你歡喜說什麼就說什麼，華克拉夫人，因為我不能自衛……

華夫人 我不想觸犯你。我更不願使你發怒。因為我是在你的權力之下。在我的痛苦的心中所

能够做的是請求你，懇求你把約翰釋放走——在事情太晚之前——在克端的心破碎以前。發一點慈悲心吧！

馬爾 華克拉夫人！你使我覺得我自己太壞了……我覺得我似乎受到了鞭打；並且……但

是不，——我除了說我已經預備走路之外，我不將說什麼。並且如若就是這一點……

華夫人 我不知道你怎樣想，安娜小姐。我實在不好說。但是因為某種情形……最好立刻……

如若能够就在這一點鐘內……

（馬爾收拾着她所除下的戶外用的東西。）

華夫人 必要強迫着我，安娜小姐。

（略頓。）

馬爾 （她的東西放在手臂上，慢慢走向前廳的門去；她立定在華克拉夫人的前面。）你以爲我還要遲延嗎？

華夫人 上帝和你同在，安娜小姐！

馬爾 再見，華克拉夫人！

華夫人 你將把我們兩人間的經過告訴約翰嗎？

馬爾 你不必憂慮到那個，華克拉夫人。

華夫人 上帝祝福你，安娜小姐。

（馬爾從前廳的門走出。華克拉夫人抽了一口安心的呼吸，急急走入寢室。一盞燈火在走廊上出現。華克拉先生穿着旅行的外套，戴着毛皮的帽子，後面跟着一個挑着

行李的脚夫。)

華克拉

(滿面喜容。)什麼，沒有一個人在這裏嗎？把東西放在櫃子上。等一下！(找着他的錢袋。)這一點給你做酬勞。

脚夫

謝謝你！先生。

華克拉

且慢，我的好朋友。(找着他外套的袋子。)我想——我敢確定我還有幾本『棕櫚葉』存留着……在這裏！(把兩三本小書給他。)著這些的人是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實際經驗來的呵。希望牠們祝福你(他和那個莫名其妙的脚夫握手。那脚夫不知道應該怎樣說，默默退出去了。)

(華克拉掛起他的外套與帽子，向四周看了一下，高高興興地搓着他的手，然後走到寢室門前靜聽着。聽到有人來了，他就奔到火爐後面藏着。)

克端

(從寢室入，看見了行李，外衣，帽子。)什麼！這些自然是——這些自然是——這些是爸爸的東西。

華克拉

（從火爐後面奔出，很沒有自制地笑着，並且喊着。他擁抱着克端，連連接吻着她。）我的媳婦！我的克端！（接吻。）你們都好？你們怎麼樣？你們不是都好，並且精神愉快嗎？（接吻。）你決想不到……（放了克端。）我會在這一天來的。（不息地笑着。）我們的王子怎樣——哈哈！哈哈！殿下怎樣？哈哈！我們的小王子哈哈，哈哈！謝謝上帝，最後我又回到了這裏！（差不多很疲乏了。）你知道——（取下他的眼鏡拭着鏡片）——暫時的獨居是很好的，但是久了就不行，哈哈！人在寂寞的生活裏是不能茂盛的；有了老婆要快活的多。哈哈，哈哈！是的，是的，正是這樣！並且那時事情也忙——你知道運載糞料的事。糞料，哈哈，哈哈！那是農夫的黃金。最近彼得牧師來看我，他很不高興我，因為我使糞堆這樣靠近房子。（笑。）但是我對他說：『我的牧師先生，你不知道。』我說：『這是我們的黃金礦嗎？』哈哈，哈哈！但是我們的華夫人現在在那裏——並且約翰在那裏（更接近地看着克端。）我不知道——那是燈光下的緣故嗎？我覺得你的面色不像向來那樣好，克端。

克端 (很難隱藏着他的感情。)唔,是的,親愛的爸爸,我很覺得……(伸臂抱着他的頭頸。)你來了我真快活!

華克拉 我自然不會……是的,我曾經唬了你一下,克端。我怎樣的恥辱呵!

(華夫人在前廳門口出現。)

華克拉 (又興奮了。)哈哈!她來了!(他和他的妻奔跑着,泣着而又笑着。)

(克端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走出。)

華克拉 (在他們沉默的擁抱之後,拍着他的妻子的背。)啊,啊,我親愛的老婦人!——我們從沒有分離得這樣久。——現在我們只要約翰來了。

華夫人 (片刻遲疑之後。)我們的客人還在這裏。

華克拉 你說一個客人嗎?

華夫人 是的,一個青年的婦人。

華克拉 什麼年青的婦人?

華夫人 什麼，你知道的！馬爾小姐。

華克拉 我以為她已經去了。但是看好這裏，我還帶了許多食品。（他翻着他的行李。）這是奶

油。這一次我沒有帶雞子，因為記起了我們上一次的不幸。這是乾酪——家製的乾酪

——給約翰吃的。這些東西必須立刻拿到地窖內去。這是火腿，味道很好，和鮭魚一樣，

——但是你這樣不說話。你好嗎？

華夫人 好，好，爸爸。但是——但是我有一點心事。我起初想不告訴你——但是——我……你

是我自己的親愛的丈夫。我不能再忍耐了。我們的兒子——我們的約翰——已經在

……

華克拉 （驚奇而且怕懼了。）什麼！約翰？我們的孩子約翰？什麼事？立刻告訴我。

華夫人 好，但是你不要怕懼。謝謝上帝，危險已經過去了。至少——這位小姐今晚上就要離開

這所房子了。

華克拉 （很吃驚了。）馬太！這是不的確的。

華夫人 我不知道他們到了那一種程度——但是……哦，我經過了這樣的苦難呵！

華克拉 我毫不遲疑地用我的右手設誓，馬太——我們的兒子——馬太，我們的兒子——已經

經忘記了他的義務，他的名譽！

華夫人 請你不要這樣急性。你必須考察事情的真相。我竟不知道……

華克拉 (來回地走，面色蒼白，自言自語着。) 天意！天意！

(華克拉夫人默默地流着淚。)

華克拉 (停立在她的前面；乾枯的聲音。) 馬太，我們被處罰了——讓我們檢點檢點我們的心吧。

華夫人 我們立在旁邊默默地看着，讓我們的孩子入了迷途，一天遠似一天地離開了上帝與正道。

華克拉 正是如此。正是這樣。現在我們被處罰了。(用兩手拉着他的妻。) 但是我們將俯伏下去，馬太，整天整夜地禱告着上帝，請求他的赦免。

## 第五幕

這一幕的動作差不多緊接第四幕。室內沒有一個人。燈火還是在桌上點着。

約翰 (急急從前廳入，帶着怒容。) 母親！(推開了寢室的門。) 母親！

(華克拉夫人從寢室入。)

華夫人 唔，約翰，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你要把小孩鬧醒了。

約翰 我要知道，母親，誰給你這權利——從我的房子裏把客人趕出去？

華夫人 唔，約翰……我從沒有夢想到這種事。我沒有把什麼人從這裏趕出去。

約翰 (忿忿地在室內來回走着。) 你說謊！母親！

華夫人 你對你母親說這種話不怕羞嗎？約翰，約翰！

約翰 我不能不這樣。這是一種事實。密斯安娜就要走了，並且……

華夫人 她告訴你說我驅逐她走嗎？

約翰 她用不到告訴我，我知道牠。

華夫人 你怎麼能够知道我的兒？

約翰 她就要去了。這是你們的工作的結果。但是我告訴我——她將要在我的屍身上走出

去。你看見這柄手鎗嗎？（從書架上拿出一柄手鎗。）我把牠放在我的頭上——如若

她走出了這所房子，我就拉動機扭。我現在莊重地這樣立誓，我將這樣做！

華夫人 （吃驚了，設法捉住他的手臂。）約翰……爲了上帝的緣故。不要！不要那樣！

約翰 我當真和你說……

華夫人 （喊。）爸爸！爸爸！來鎗彈隨時還發出，並且……爸爸！來呵，使他聽聽道理呵！

（華克拉從寢室入。）

約翰 父——親！（驟然地恢復了原狀，放下手鎗。）

華克拉 是的，我在這裏——這是你見我的樣子嗎？

約翰 這是什麼意思，母親？

華克拉 (慢慢地並且莊嚴地走近他。) 你必須想想他現在所做的事。我的兒——就是這點意思。

約翰 什麼使你現在到這裏來的？

華克拉 上帝的意志，孩子。是的，上帝的意志把我帶到了這裏。

約翰 是母親請你來的嗎？

華克拉 是的，約翰。

約翰 什麼事？

華克拉 以你的正真的朋友的資格來幫助你，我的兒。

約翰 爲什麼我需要幫助？

華克拉 因爲你懦弱，約翰——一個可憐的、懦弱的人，和其餘的我們一樣。

約翰 假定我是懦弱，你將怎樣幫助我呢？

華克拉 (走到他前面，握着他的手。) 第一我要告訴你我們大家怎樣的愛你，是的！其次我要

告訴你，上帝最歡喜一個犯罪的人，是的，一個懺悔了的犯罪的人。

約翰 這樣說來，我是一個犯罪的人了？

華克拉 （還是和順地。）一個犯了大罪的人，是的——在上帝的眼中看來。

約翰 我犯了什麼罪？

華夫人 耶穌基督說，看着婦人而起淫慾之心的，是的——我所做的還甚於此——是的，是的！

約翰 （把他的雙手捧着他的耳朵。）父親……

華克拉 不，約翰，不要掩住你的耳朵！把你的手給我——一個犯罪者握另外一個犯罪者的手

——並且讓我和你一起奮鬥去。

約翰 我必須告訴你，父親，我們的立腳點是完全不同的。

華克拉 你的立腳點是在你的腳下塌倒了。

約翰 你怎麼能够這樣說，父親？你不知我立的是什麼地方。你不知我所走的是那一條路。

華克拉 我知道。那條引導破壞的大道。我默默然在旁邊看着你，此外還有比我更高的上帝看

着你。並且我因為知道上帝看着你，所以我忽略了我的職務！但是今天我拿着他的名義來對你說『轉身！』你是立在千仞危巖的旁邊了。

約翰 良善的話語，而且帶有和善的意義，父親……但是我必須告訴你，牠們在我的心中，是找不到什麼反響的。我並不懼怕你的危巖。但是此外有還別的危巖——注意不要把我推了下去！

華克拉 不，不，約翰……不……

約翰 看見了婦人而有佔有之心，就犯了淫亂的罪是不確的。我曾經努力地奮鬥了過來：

華克拉 不，約翰，不從前我常常給過你忠告，並且你也常常聽從的。我今天對你講，不要欺騙你自己——斬斷一切！想想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並且也稍微想想你的老父母。不要再加上……

約翰 完全不想到我自己嗎，父親？

華克拉 只要你打定了你的主意，你就可以覺到自由與幸福。

約翰 如若我不能？

華克拉 相信我，你能。

約翰 並且……如若密斯安娜？

華克拉 在社會上混慣的人，約翰，很容易忘記這些事情的。

約翰 如若她不忘記呢？

華克拉 那就不是上帝的意思。

約翰 父親，我和你是不相同的。我們不相了解。在這件事內，我不想我們將來有了解的可能。

華克拉 (竭力想保持着友誼的聲調) 這不是了解的問題。你認錯了地位——是的，是的！這不

是你我立腳點的問題，像你向來很知道的。這不是要了解的問題。

約翰 對不起，父親，那末是什麼的問題？

華克拉 我覺得是服從的問題。

約翰 你以為我應該做你所願意的事，就是那件事在我看來是不對的嗎？

華克拉 你可以放心，我決不教你做錯誤的事。我很抱歉我對你不能不說這句話……使你記起……我們養育你起來——不是不用辛苦與許多失眠的晚上的。我們看護你，當你有了什麼疾病的時候，約翰，毫不顧到我們自己；並且你是常常生病的，我的兒！真的！而我們很願意地，很快樂地做這件事。

約翰 是的，父親，我很感謝你這件事。

華克拉 但是這不過是一句空話，我要看到實際的行動。做一個好的，有道德的，並且服從的兒子——那纔真是感謝。

約翰 所以你以為我忘恩負義；我沒有報答你的勞苦？

華克拉 你還記得當你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你每早，每晚，在床上，常常念的祈禱辭嗎？什麼，父親？

華克拉 『我落下地祈求你讓我做你的忠實的孩子；如若我迷失了你的路……』

約翰 『那末，上帝呵，把我從地球上帶了去吧。』所以你以為我還是死了的好嗎？

華克拉 如若你繼續墮落下去，如若……是的，如若你還是堅硬着你的心。

約翰 我差不多想我自己還是死去的好。

（略頓。）

華克拉 醒醒吧，我的兒。想想你的老牧師，約翰——想想彼得牧師與他的一切虔敬的勸告。試

想像……

約翰 （坦白地說。）父親，不必提起往事，這不過使我發笑罷了。叫我想起我的教師們——一羣蠢人，他們把我的骨頭中的骨髓都教育掉了！

華夫人 哦，上帝呵！

華克拉 靜些，馬太！靜些（對約翰。）你這種話，不論是你的教師們或是你的父母，都不能承受的。

約翰 （叫喊。）他們是我的滅亡。

華克拉 這是瀆神的，約翰。

約翰 我知道我所說的是什麼話，你們是我的滅亡。

華克拉 這不是我們的愛情的報酬嗎？

約翰 你們的愛是我的滅亡。

華克拉 我不認識你，約翰——我不能了解你。

約翰 你這一點說的不錯，父親。你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曾經或者將來會了解我的。

(略頓。)

華克拉 很好，約翰！我將不再說什麼了。我沒有想到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我曾經希望我能

够幫助你，但是這種希望現在已經沒有了。現在祇有上帝能够幫助你。來，我的可憐的

老馬太；我們在這裏沒有什麼事可做了。我們將跑到一塊地方去隱藏我們的頭，一直

等到被上帝招去爲止。(他又轉身向約翰。)但是，約翰，還有一句話我必須對你說的：

不要使你的手沾着鮮血！你聽到嗎？——不要沾着鮮血！也不要使你自己遭到危險。你

曾經注意到克端的近况沒有？你曾經對那個可憐的、甜蜜的小孩子看過沒有？你曾經

想到過你加在身上的的是什麼樣的一種損害沒有？請母親來告訴你，她怎樣在晚上對

着你的舊相片號哭着，飲泣着呵！總之，約翰，注意到流血的犯罪——現在我們就可以去了——是的，是的，來，馬太，來！

約翰  
（短期的心中苦鬪之後。）爸爸！媽媽！

（華克拉和他的妻子轉過身來。約翰搶前投入他們的手臂中。）

華克拉  
哦，約翰！

（停頓。）

約翰  
（低聲。）告訴我怎樣去辦。

華克拉  
不要留住她。讓她去，約翰。

約翰  
我答應你們我願意這樣做。（無力地倒在椅上。）

（華克拉夫人樂極奔入寢室，）

華克拉  
（和順地拍着約翰的背，吻着他的前額。）現在上帝給了你力量——是的，是的！（退入寢室。）

約翰 〔約翰默坐了片刻；打了一陣寒顫，起立，從窗口望着外面的黑暗，開通達前廳的門。〕  
有人在裏面嗎？

馬爾 是我，華先生。（入。）

約翰 你不說再會，就想走嗎？（在室內來回走着。）

馬爾 我曾經想這樣做。但是現在沒有關係了。

約翰 我的情境真是可怕。父親在這裏。我從沒有看見過他這樣。一個快樂的有趣的人！我不能忘卻這種感覺。但是我怎能坐定着看你去，密斯安娜，並且……

馬爾 你知道，華先生，無論如何我是應該早已去的了。

約翰 不，你現在不要去！你必定不要去！尤其在現在，在這一剎刻不要去。

（重新坐下，把他的手放在他的頭上，深沉地呻吟着。）

馬爾 （她的聲音被感情所壓抑幾不能聽到。）華先生！（把她的手輕輕放在他的頭上。）

約翰 （舉起他的頭；歎息。）哦，密斯安娜！

馬爾

記好差不多在不到一點鐘以前我們倆所說的話。——讓我做一件必須做的事情吧。

約翰

（起立，很興奮地走着。）我不曉得我們說了什麼。我的腦筋已經破壞了，已經紊亂了，已經空虛了。我不知道我對父親說了些什麼話。我什麼也不知道！我的腦筋是一張難看的白紙。

馬爾

親愛的華先生，只要我們在最後的一刻鐘是明晰的，有意識的！

約翰

（片時的苦鬪之後。）幫助我，密斯安娜！我的心中已經沒有丈夫氣，沒有自傲氣留存着了。我已經完全變了。在這一刻，我已經不是在你到我們這裏來之前的我了。我所有的唯一的感覺，是對於生的厭惡和怠倦。什麼東西在我都失去了價值，什麼東西都被弄污，都被損害，都被傷毒，都被在陰溝中拖過了。當我想到你的存在，你的言語使我做成了怎樣的一個人時，我覺得我如若不能再是那樣時，其餘的東西，在我都再不會有什麼意義了。我祇能在我的全生命之下，劃一條線來結清我的賬目。（他來回地走，最後立定在安娜的前面。）給我一點東西可是依賴的。給我一點東西可以把握可以支

持的。我要倒下去了。援助我！——我已經在滅亡的邊緣上了，密斯安娜！

馬爾

看到你像這樣，華先生，我覺得異常的難過。我不知道我怎樣纔可以幫助你。但是有一件事你應該記憶的——就是我們早料到這一著。我們早已知道我們遲早要預備着牠的。

（約翰靜立不動，反省着。）

馬爾

現在你想到了嗎？我們要試試牠嗎？——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們將爲我們自己制定一條規律，單單約束我們自己的規律，並且一生一世，就是再不能相見，依照了牠做去嗎？你看怎樣？此外沒有別的東西能够聯合我們的。不要讓我們欺騙我們自己。此外的一切東西都是分離我們的。我們將這樣做嗎？你願意嗎？

約翰

我的確覺得這也許可以支持我。我也許能够工作下去，雖是沒有得到我的目的的希望。但是誰來回答我的疑問？叫我到那裏去找我的信仰？誰來保證我，我的辛苦不是毫無意義的？

馬爾 如若我們意欲了一件事，華先生，還要什麼信仰，什麼保證？

約翰 但是如若我的意志並不堅強呢？

馬爾 當我覺到我自己無力的時候，我將想到被同一規律所約束的人，我知道那是能夠給我力量的。我將想到你，華先生！

約翰 密斯安娜——好，那末，我願意！我願意！——我們情願保持曾經在我們胸中浮起的一種新的，自由的境界，一種遼遠的幸福的狀況的夢一般的感覺。牠將永遠不被忘卻，雖是牠也許永遠不能實現。牠將為我的引導的光明；當這種光明熄滅的一天，也就是我的生命熄滅的一天。（兩人均靜默並且均被情感所征服了。）我謝謝你，密斯安娜！

馬爾 再會，約翰！

約翰 你將到那裏去？

馬爾 我也許到北方去——我也許到南方去。

約翰 你不願告訴我你到那裏去嗎？

馬爾 你不覺得你還是不要問我到那裏去的好嗎？

約翰 但是我們不將時時……讓我們互相知道……只要幾個字告訴我們在那裏，我們做着什麼事……

馬爾 （搖頭，悲哀地微笑着。）那樣事做得的嗎？最大的失敗的危險是潛伏在那裏嗎？——在我們的不能自制中嗎？並且失敗就是說我們是向來欺騙着我們自己。

約翰 那末，就這樣吧！我情願負起這個擔子，我將緊握着牠——就是牠許會壓倒我。（握着安娜的手。）再會！

馬爾 （說話時很感困難，有時還很膽小的樣子，面色轉變着，自始至終顯出強烈的感情。）約翰！還有一句話！這隻戒子——是從一個死婦人的手指上除下來的，這個婦人——她曾經跟了她的——她的丈夫……到過西比利亞——並且始終很忠實地享受着他的痛苦。（發出一些自嘲的笑聲。）我們的情形卻正相反。

約翰 密斯安娜！

（舉起她的手到他的嘴唇上，並且把牠放在那裏。）

馬爾 這是我所戴的唯一一只戒子。牠的故事是當一個人感覺到無力的時候可以想到的。當

你在無力的時候將牠看着時——那末也可以想到她——遠在他方的她——和你

一樣孤寂的她——是戰爭着和你一樣的祕密的戰爭的。——再會！

約翰 （發狂地。）永遠，永遠不相見！

馬爾 如若我們再相見，我們是完了。

約翰 但是叫我怎樣去忍耐牠呢？

馬爾 凡是不能征服我們的東西祇有增強我們的力量。（預備走。）

約翰 安娜！妹妹！

馬爾 （淚聲。）我的哥哥！

約翰 哥哥不可以吻他的妹妹——在他們永遠分別之前嗎？

馬爾 不可以，約翰！

約翰

可以，安娜！可以，可以！

（他擁抱着安娜，他們的嘴唇接觸在一個冗長的熱烈的接吻中間。然後安娜推開了他，從走廊門走出去了。約翰靜立着似乎發昏了一般，再上上下下地大踏步走着，把他的手梳着他的頭髮，歎息着，更深沉地歎息着，立定着靜聽。火車經過森林的聲音可以聽到。約翰開了走廊門，立在那裏聽着，火車聲音漸漸地增強，後來又漸漸地消失了。火車站上的鐘聲，第二次響了之後，接着又是第三次。開行的火車的汽笛之聲。約翰回到他的房內，但是在路上已不能支持；在一隻椅子上倒下了，他的身體被哭泣的痙攣所顫抖着。朦朧的月光照在洋台上。）

（寢室內的聲音傳達了出來。約翰跳了起來，走向書房門，立定了，思索了一刻，然後從走廊上忽忽出去了。）

（華克拉從寢室入，後面跟着他的妻子。兩人均向前廳的門走去。）

華克拉

（立定。）約翰！我想我聽到有人在這裏。

華夫人（立在前廳的門前。）有人剛纔上樓。

華克拉 是的，是的！他現在所需要的是休息，我們不要去攪擾他。可是把勃朗找來陪他，你看好嗎？

華夫人 是極，爸爸！要明娜去找勃朗先生。可是不知道我自己應該不應該到約翰那裏？

華克拉（向走廊門走去。）還是不去的好，馬太。（他開門諦聽着。）美麗的清朗的月夜。你聽！

華夫人（急急從前廳門走過來。）那是什麼？

華克拉 那些水鳥——看，那邊！在湖面上。你看那些跨過月兒的片片黑雲。

華夫人 不，老頭子，我的眼睛已經不像從前好了。（回到前廳門前。）

華克拉 聽，馬太！

華夫人 這是什麼爸爸？

華克拉（關着門。跟着他的妻子。）沒有什麼！我似乎我覺得我聽到有人在那裏走動，——帶着槳摸索着。在這個時候，誰在那裏幹這些事？

（兩人一同到前廳去了。）

（有人從走廊的窗上向裏張望。這是約翰。他偷偷地走了進來。他的容貌已變，死一般的蒼白蓋在他的面上，並且張大了嘴呼吸着。匆匆向四周觀看，怕爲人家所撞見。拿到了書寫的東西，寫了幾個字；跳了起來，丟下他的筆，一聽到間壁的聲音，立刻從走廊門奔出。）

（華克拉夫婦又入，克端走在他們兩人的中間。）

華夫人 誰會聽見過這樣的事嗎？一個人坐在烏黑的中間！

克端 （把她的手遮着她的眼睛。）燈光使我耀眼。

華夫人 怎樣一個頑皮，頑皮的女孩子！在黑暗中間不知道坐了多久？

克端 （一半疑惑着。）什麼……你們倆爲什麼對我這樣好？

華克拉 因爲你是我們自己的、唯一的、親愛的媳婦。（他吻她。）

克端 （無力地笑。）是的，是的！你們都在替我擔憂！

華夫人 沒有什麼別的不對的事嗎，克端？

華克拉 我們再不要說起牠了，馬太。一切事情都將恢復原狀了。最大的危機已經過去，謝謝上帝。

克端 （坐於桌旁；略頓之後。）母親，我覺得……燈光還是耀着我的眼睛……我覺得我像一個想做一件完全愚蠢的事情的人，但是後來卻又回復了他的清醒的頭腦。

華夫人 怎麼這樣，親愛的？

克端 安娜去了嗎，母親？

華夫人 去了，克端。現在——現在你又是幸福的與快樂的了。

（克端保持着沉默。）

華夫人 你現在還愛約翰嗎，克端？

克端 （略一思索之後。）無論如何！我還不至於那樣。我的朋友華妮嫁一個牧師。但是無論她怎樣滿足，怎樣幸福，你以為我願意和她對調位置嗎？我不。——這裏有烟的氣味，你

們覺得嗎？

華夫人 沒有，孩子，我沒嗅到什麼。

克端 （可憐地絞着她的兩手。）唉！唉！事情永遠不會好的了——永遠不會！

華克拉 你必須有更多的信心，我親愛的媳婦。我的信心與我的一切，都會向好的路上走去的信念，已經回復到我的身上來了。上帝有時用一些奇異的方法，去引導入了迷途的靈魂到正路上去。我相信，克端，我能够看出上帝做事的目的的痕跡。

克端 母親，當約翰來要求我嫁給他的時候，我第一次的感覺是不錯的。我記得怎樣整天不離開我腦袋的思想，是怎樣這樣有學問的人會要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呢？我對他能幫助呢？你看，我那時的思想真是不錯的。

華夫人 不！克端，不在實際上這不是你需要仰視約翰的，卻是約翰需要仰視你的；因為你立在他比更高的地位。

華克拉 （變着顫抖約聲音。）但是……馬太所說的話是不錯的，是的，是的，但是——如若你

能够赦免……如若你能够赦免他的大罪……

克端  
哦，如若有什麼事我可以赦免的！我能够赦免一次——一百次——一千次。但是約翰……約翰不是一個做壞事的人。像我這樣一個可憐的東西沒有什麼可以赦免約翰的。這件事都是由於我祇能像這樣而不能變成別樣的緣故來的。我現在的的確確知道我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人。

（『喂在那邊』的繼續的喊聲從外面傳達到室內。）

華夫人  
我告訴你我們將怎樣做，克端。我將幫助你睡到床上去，然後坐在你的旁邊把『格里姆的神仙故事』念給你聽——一直等到你睡着。明天早上你將有一碗美味的湯與一個煎的半熟的鷄子，然後你起來我們將一同到花園裏，太陽光將熱烈的光照着，於是什麼事都將完全不同了。來！

（勃朗從走廊入。）

勃朗

晚安！

華克拉 晚安，勃朗先生！

勃朗 你好，華克拉先生？（握手）約翰在這裏嗎？

華克拉 我想他在樓上。

勃朗 是嗎？——你敢確定嗎。

華克拉 我相信是這樣。他不是**在樓上嗎**，馬太？你怎樣會疑心他不在樓上？勃朗先生。

勃朗 讓我去看來。（迅速地從前廳走出。）

華夫人 （很不安地。）勃朗先生的話是什麼意思？

克端 （興奮地）約翰在那裏？

華夫人 不要着急，克端。他不會走遠的。

克端 （帶着迅速地增加着的不安。）但是他在那裏？

華克拉 在樓上——自然在樓上。

（勃朗再入，緊張着，停頓。）

華克拉 勃朗先生，怎樣——

勃朗 不，他不在樓上，華克拉先生，並且……並且……

華克拉 到底什麼事？

勃朗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克端 （奔到勃朗前。）是的，一定有什麼事了！

勃朗 真的沒有！其實沒有什麼不安的原因——不過——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我們不應該大家離開了約翰的。並且剛纔正當我——哦！也許這都是胡說。

華夫人 什麼事勃朗先生快說。

華克拉 快說；不要耽擱時間了。

勃朗 當我開園門的時候，我聽到有人解着船纜，當我走進來時，我聽到有人划船出去了。我不知道他是誰——一個男子的印象如像閃電一般浮泛到我心上——我就喊，但是他沒有回答我。我想如若是約翰，他就會回答我的。

克端 (發狂地) 一定是約翰! 一定是約翰! 快跑, 快跑, 爲了上帝的緣故。快跑! 母親! 父親! 把他逼迫到這一步的是你們。你們爲什麼這樣做的? ……

華夫人 唔, 克端!

克端 我感覺到。他是不能再生活下去的了。我十分情願做他要我做的一切事。但是上帝呵, 這是萬萬不可以的, 這是萬萬不可以的呵!

華克拉 (奔入花園內, 時時喊着,) 約翰, 約翰!

克端 (對勃朗) 一個男子並且你喊過他沒有回答你喲, 快跑!

(勃朗出。)

克端 (在他後面喊着。) 我也來了。(絞着她的兩手。) 哦! 上帝! 如若他能够活着聽我的話! (勃朗向着湖面喊『喂, 在那裏喂!』的聲音可以聽得到。)

克端 (開了前廳的門, 喊。) 亞爾馬, 明娜! 快把燈火送到花園裏。——燈火——快!

(在奔到走廊去的動作中, 她看到了約翰寫的那張短簡, 木立着一刻再走向前去, 動

作生硬而且帶着顫慄，拿牠起來看了幾秒鐘，似乎受了刺痛一般，倒在地上。外面的喊聲還是繼續着。）

——幕——





中華民國捌拾玖年玖月卅拾日上午  
贈

廉價部

著名學文界世  
們人的寞寂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霍普德曼

譯述者 鍾國仁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Library Masterpieces of the World

LONELY LIVES

By

GERHART HAUPTMANN

Translated by

CHUNG KUO JEN

1st ed., Oct., 1930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B四八三分

半

4

D

# 世界文學名著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懺悔錄

盧騷原著

章獨譯述

上卷二册 四八〇頁

定價一元五角

盧騷的懺悔錄 (Les Confessions) 不僅是法國文學上一大傑作，其內容與價值，實是無可比倫的一部書。盧騷自己說，這部書是「一部良心的歷史」，因為在這部書內，盧騷把一生的事實，毫無掩飾的寫了出來。要研究盧騷底思想的人，可由這書得到牠的背景。本書漢譯者章君，鑒於盧騷的學說影響於中國青年的思想很深，所以把這書詳細的譯出，句斟字酌，行文非常雅潔。書中的固有名詞也註明來歷，可省閱者查閱參考書之勞。對於研讀懺悔錄的原書者，本書更能給與許多幫助。書中有精美插圖多幅，很饒興趣。

### 約瑟安特路傳

一册 一元一角

英國顯理斐勒丁著 伍光建譯 此書敘述一個少年美貌的約瑟拒絕色慾的誘惑，終於保全她的貞潔的故事。結構曲折，描寫深刻。著者自稱其書為英國散文小說之祖，後世作者少能超出他的範圍。伍先生本其數十年譯學的經驗，精譯此書，曲盡作者旨意，可謂與原書銖兩相稱。

### 杜巴利

一册

### 伯爵夫人

定價

### 外傳

五角

伍光建譯 法宮女禍，在路易第十五時，有杜巴利伯爵夫人，夫人生自田間，以娼妓而入宮闈，專寵六年，後來死於大革命之役。原書不知著者姓名，亦不知何年在英國刊行。大概廣採當時的遺聞軼事，編撰而成，頗饒興趣。譯筆非常流麗。

世界文學名著之一

# 蘇后馬麗慘史

魏 易譯 定價七角

The Tragic Story of Stuart  
Mary, Queen of Scots  
By Alexandre Dumas

本書詳述蘇格蘭女主馬麗幼年加冕時，即有人暗算行刺；後來于歸法王，又素服登基，返蘇後又大失人望，致國中稱兵多年，被囚孤島。後雖脫險，然蘇境內已無后之立足地，不得已亡命英國，擬託其姊英后伊利沙伯庇下，孰知英后對於其妹馬麗，視同陌路，始而將其軟禁，繼又陷之入獄，後竟將其送到斷頭臺上，極人世之慘境。譯筆極其流暢，描寫絲絲入扣，誠傑作也。

商務印書館出版

叢書一乙(半)-265

文(小說)

1-11-19

世界文學名著之一

R. Tagore: The Wreck

# 沉

# 船

二冊  
一元二角

徐 曦 林篤信譯

這是印度大詩人太戈爾的長篇小說，所講的是一件彭加爾的戀愛事情。近代的印度和中國有許多共同之點，兩國現在都有許多相同的問題等待解決，在這本沉船裏已表出不少了。

商務印書館出版

叢書一乙(半)-272

文(小說)

11-11-19

國家圖書館



001708385



55  
-2

籍